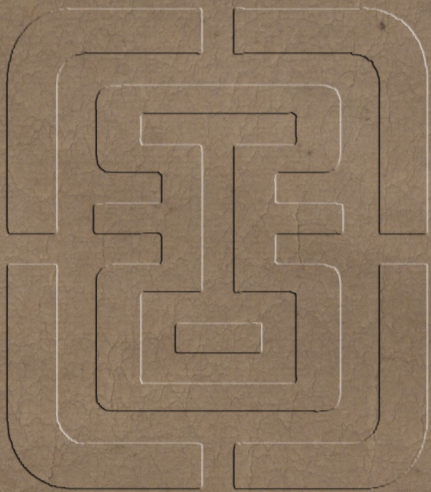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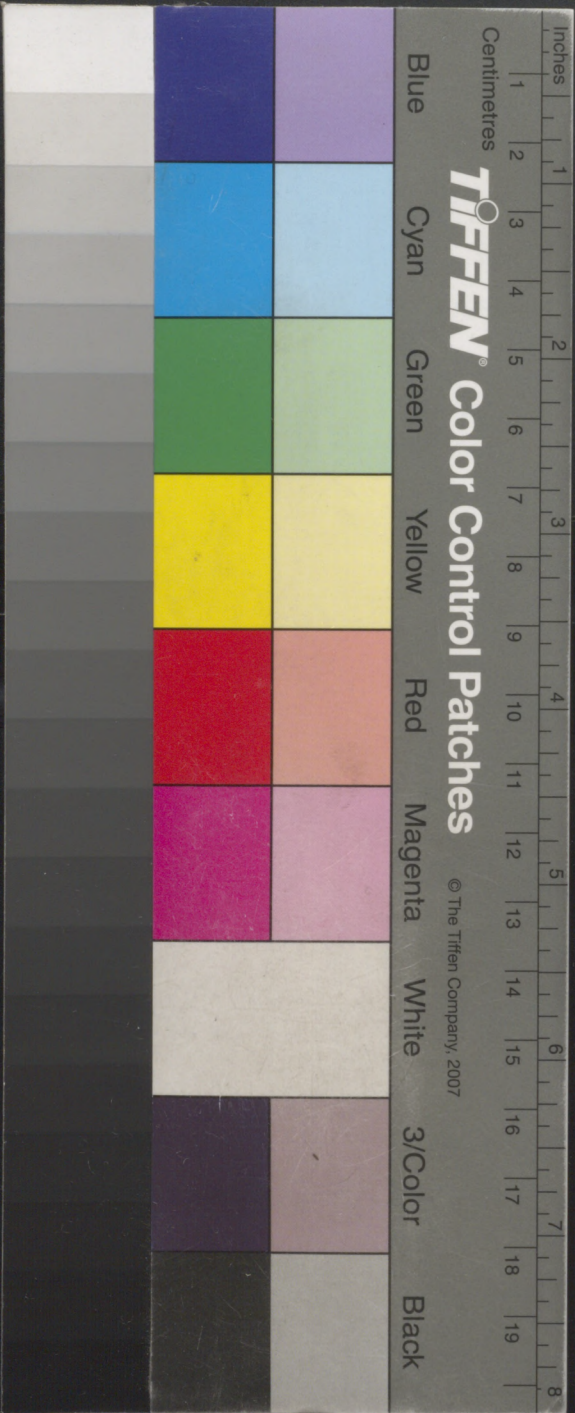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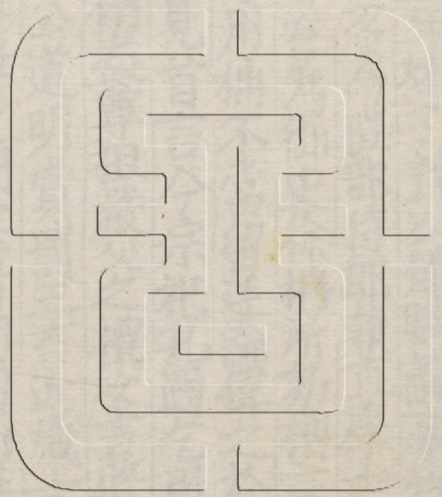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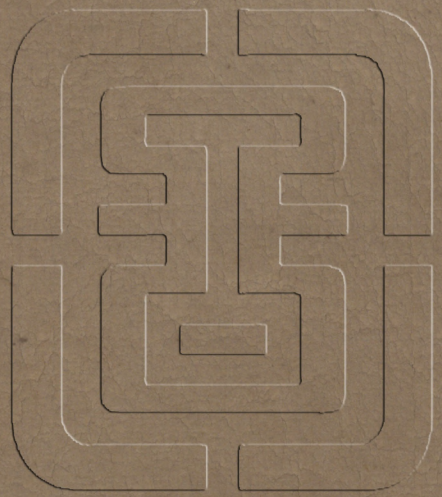
1258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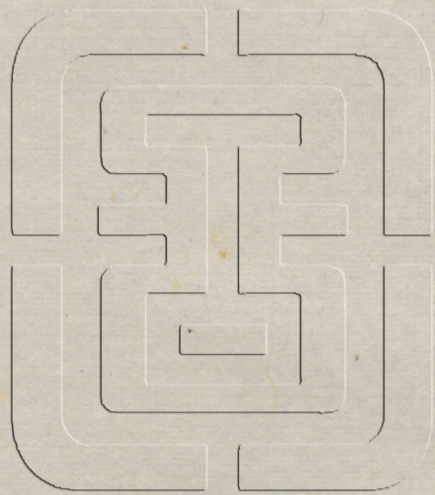
重校陽山先生大全不集卷之八十五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九月八日  
光緒  
正人任  
列拜  
事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五

皇清

顯謨閣學士特贈光祿大夫倪公墓誌銘

開禧二年妹了翁以歸職論事忤韓侂胄補外吳  
興倪公召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公上疏辭曰  
臣乃者嘗為御史徐枬所劾枬言而是臣不當召  
臣而可用枬不當留廷論禕之於是申詔趣發以  
九月入見首言今宗祀孔邇乞用皇祐故事以  
光宗祭侑盞尊祖嚴父之禮次言修君德求直言用  
正人行公道明賞罰三言近歲士大夫寡廉鮮恥  
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屏穿竇而入問生  
弟子施於執經受業者今無往而不稱且加以恩府



恩使恩父之目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上雖優容而侂胄得之大怒其間所謂恩父者乃指毛自知之於蘇師旦也時謁侂胄者率鞠躬歛容公視之亡知且曰人言公有駢虎之勢非也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耳若進退裕如少以諸葛武侯先忠獻王爲法侂胄愕然明日謂參知政事李壁曰子嘗言倪正父之爲人今始至即立異李白配帝之議謂前之禮官者不知及此則亦以僕爲不然矣遂上疏爭辯了翁時自館職請外謂李曰執政與從官爭辯未問理之曲直從官少不勝是執政逐之也李三疏而止自知之公憲爲監察御史劾公罷予與公偕至國門外數款

語氣勁而詞直心竊壯之至金陵與永嘉葉正則從容道前事因叅葉曰頗聞倪公不見知于周益公又忤趙丞相今又大忤於韓且韓與周趙諸賢人品不相侔也今日之忤是則前日之忤非葉曰善哉子之問也雖然皆是也方周公爲相公無所附麗事趙公又不合朱公入朝士傾心歸之公見之如他日人始謂其不然逮周公罷相趙公爲執政朱公說書崇政殿公當制詔稱獎優厚人已異之迨慶元元年五月公自溫陵召歸侂胄方排根異已意圖節鉞以公非趙黨且嘗與陳君舉章茂獻不成將使再掌內命先遣弟仰胄從容伺公意公掩然曰上初即位當惟賢

是用以消朋黨之禍不當問其何學也既而劉德秀  
又誅公公正色叱之曰從趙公者皆一時之傑吾猶  
不肯輕附尚爾之從邪仇胄知公意鄉不固乃以節  
度使制屬傅伯壽俟矣詔既畢然後公直學士院至  
是人始知公之心蓋不苟於隨者予聞葉公之言瞿  
然興敬厥明年十一月仇胄既殛公復進用以連柱  
史彌遠不得久居中出公知鎮江府改福州治事踰  
月見彌遠拜右相制嘆曰昔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  
允執其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  
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是命元龜此舜禹揖遜語也天  
下有知蕭咸者讀之不大駭乎乃上書請貼改麻

制上付詞臣陳晦條具彌遠懼擬晦殿中侍御史於  
是劾公輕侮朝廷落職鑄二秩累學時以君命召辭  
不行聞公之風而竊高之人之稱蘇文忠者謂其在  
熙豐不容於熙豐在元祐不容於元祐在紹聖見黜  
於紹聖嗚呼如吾倪公其無媿於此矣聖人明隨之  
義如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其象曰弗兼與也蓋既陪  
小人必失君子其是非至易決也六三係丈夫失小  
子可謂得所隨矣而聖人猶戒之曰利居正則雖親  
附君子亦不可以苟隨也此較之六二其失已難知  
矣若九五之孚于嘉則所信者皆嘉善矣而聖人曰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而先儒程子曰隨以得中爲善

乃知隨小人者固不足論而隨君子者亦貴乎居正  
得中如倪公者其真有得於隨之三五乎端平三年  
予召為春官公之子祖常過予言曰我先公以

年 月

日葬于某縣

鄉

山今十有

年矣而墓道之銘未立子也吾先公所畏也敢以  
請于子子與之道前事祖常慨然曰將起居重珍嘗  
狀吾先公之行亦猶是矣明日再拜以徵前諾乃為  
約良貴之文而叙之曰公諱思正甫字也湖州歸安  
縣人湖公為安吉曾祖豫祖湜贈承事郎父杞秀安  
任承議郎行大常寺主簿後贈以師從橫浦先生張  
公九成游舉某年進士公少師第三子也器質凝重

少師深愛之擢乾道二年進士第授遂安軍節度書  
書記丁少師憂再調筠州軍事判官明謹據正不為  
苟從辯廬陵冤獄為刑獄使者至某疾所知自後旁  
郡疑獄率從公決淳熙五年中博學宏詞科七年除  
國子正八年閏月遷太學博士六月丁王夫人憂服  
闋再入太學閏七月遷太常博士尋召試館職除校  
書郎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進祕書郎十三年秋  
大旱公封事累數子言主於罷苛赦祭冤獄且請別  
詔中外士大夫皆得有言避殿減膳明示畏天之意  
且請時召大臣講論治道拱默充位者斥之必言臺  
臣職事官以言補外所宜昭示好言之實以釋人心

之疑邏者嘗以倉庫事上聞雖頗得實然百吏各有  
統察監司臺諫皆耳目也焉用此輩為上皆是公言  
立見施行初孝宗銳意規恢迎合者往往至大官言  
多不驗又亦厭之更用諫諍之士公對延和殿言往  
時虛誕令者軟美胥矣之上顧謂公曰卿奇才論事  
詳當可行翌日諭左相王淮曰倪思敷奏可嘉朕欲  
擢為二史宰相以未有闕對乃起遷著作郎公之自  
結主知始此十六年正月上問丞相曰學士院闕人  
誰可者周文忠公進擬數人公與其一然意主陸游  
上特以命公公以內制不可兼名表因盡辭兼官嘗  
內身召見公言旌廉吏以律貪廣集議以審令光宗即

位公言光堯揖遜父子無間言今陛下承迎尤當  
過之又請日引職事官輪對如壽皇初政除權侍立  
修注官直前言事以屬雖新亦為憂且請增置諫員  
丞請乃將帥訪問以知其才否皆見納用五月遷將依  
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公言速進壽皇聖政按為成規  
又言覃恩賞格之濫七月除將作監兼權中書舍人  
公言皇太子府謝善宜用老儒上以命黃裳八月論  
吳玠不可為兵部詔玠改知廣德軍未幾上侍重華  
宮城入辨孝宗問上倪思今何官上曰權中書舍人  
孝宗曰猶為權邪十月除中書舍人仍兼直學士院  
兼實錄同修撰時會計錄成凡錫賚皆三分減一適

重明節特詔伶人依舊公言不可吳琰知衢州公又言之紹熙二年兼侍講其春以大雪震電求言公謂大臣苟且給諫絀默講讀官闕官節鉞造刺輕監內廷好賜無節操飲藪溺版曹州縣迫急商農愁嘆會計錄條具鑄減未十一而羣言未已無名之賦久議而未蠲疆場之備不修緩急必誤事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財於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熙移用始頗會肩詔發緡十五萬入內帑以備犒軍謂實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而所出之餘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為額由是費用稍有

節矣上嘗語公邊事公曰若史院亂華編載海上之盟與北狩等事陛下豈容不觀上命經筵取索章璞以后姪孫為煥章閣待制公引馬李良孟忠厚故事及建炎詔書后族勿任侍從以爭之璞坐改觀察使諫臣論其端不當除帶御器械給事中繳孫璫觀察使上遣使諭給諫侍御史劉文節公光祖爭之上怒左遷劉太府少卿中外沸騰上謂外府之除乃以省闈拏号善訖不因論事公言遷除之命不在自劾之時而在論事之日終無以釋天下之疑劉公請外端亦報罷祖宗舊法凡選郡至觀察使西落階官轉正任防禦譙熙載以潛邸舊恩自選郡觀察使



徑除正任中書舍人莫叔光三疏不報會輿載辭免  
上令學士院降詔公封還詞頭卒如舊法左司諫鄧  
駟以論潘景珪結近侍袁佐李蔚宗廷將作監公力  
陳不可 上批監之長乃是超擢公爭之益力又  
言姜特立諸人恃恩干請 上為出特立浙東副總  
管明年景珪知湖州奉繳罷之王士廉以皇后之姊  
之夫請佃平江府官田以內少臣楊愛卿袁佐宣諭  
漕臣公言此自 陛下出批中宮邪是乃斜封墨敕  
之漸祕書監楊萬里求去以直龍圖閣轉運江東公  
留行不報六月除禮部侍郎先是黃貴妃薨 上忽  
忽不樂乘輿過重華宮已駕復輟冬至日晏不視

朝中外莫敢諫公四疏開陳會上乃皇嘉王公言壽  
皇之欲見 陛下亦猶 陛下之於嘉王也 上為  
動容時宮闈頗與外事公因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  
極論家之不齊至於陰陽易位甚則離間父子漢呂  
氏唐武韋幾至亂亡不特一魚莊公也胡晉臣尤袁  
夏執中卒上不以為信公因魯僖公十六年二大夫  
卒懇懇言之且曰 陛下大抵因疑致疾疑愈深疾  
愈甚遂使父子之間中外之事有不能合理者 上  
竦然四年正月兼權吏部侍郎公以飲酒過度為諫  
上喜曰卿能盡言如此是時留丞相請罷政待放于  
范村久不獲命廷臣謂 上欲專相葛公邨陳起居

贊章司諫擊之公於葛雖同郡人實未嘗附麗而陳  
疑之謀于執政命公爲金國賀正使以間之明日待  
次重華宮語與陳忤公請納敕更選他使會報金虜  
鄭王允蹈叛于河南謀劫使者公嫌於辭難遂行因  
言陛下屢行間安之期中國猶知有疾也脫虜酋  
以爲間臣將何辭上悟曰旦夕便當過宮公嘗援  
仁宗故事請書孝經四章與無逸垂真左右至是章  
司諫劾公以虜事脅君以孝經譏訕不報公出關待命  
上不得已畀以近郡差知紹興府主管浙東路安撫  
令朝辭之任未行六月孝宗外艱寧考受內禋改發  
州辭不行七月提舉汀州太平興國宮會求言公條

十二事曰兢畏曰敬天曰法祖宗曰奉先曰安親曰  
正心曰勤政曰任外庭曰親君子曰納諫曰節用曰  
謹終起知泉州未上慶元元年五月召爲吏部侍郎  
侍郎二年同知貢舉監察御史姚愈承佐宵風指文  
致試闈事劾公出知太平州新學校修社稷城郭  
繕器械練卒伍浚河渠造橋梁葺候館立養濟院百  
廢具修民不知役邦莩饑以掩骼埋菑嫁貧女之失  
時者劉德秀劾公嘉泰元年復提舉興國宮俄差知  
泉州以所治富塗者治之留丞相始知公有政以用  
公不盡爲嘆同郡李澄與德清令朱欽則俱求薦於  
公公不從後澄以韓堦驟用欽則爲監察御史朱遂

劾公罷郡沈甯以執國柄稍棄前怨以收士望於是  
彭子壽曾無逸復官林和叔宮觀徐子宜放自便呂  
子約量移公提舉玉隆萬壽宮皆三年七月也四年  
知建寧府察官徐柙劾免公數月柙進殿中又言公  
縱已害民再削一秩開禧二年又奉興國宮祠其秩  
入春官直禁林僅十餘日復食興國之祿蓋至是已  
五奉宮祠矣明年十一月仇胄誅乃為兵部尚書兼  
侍讀入見便殿請遵用故事命東宮參決政事以杜  
權臣之專不時宣引宰執及別劄直廬令詞臣候對  
以備批旨諭大臣以容受又直言劾朝列以砥厲名節  
嘉定元年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同知貢舉二月

給事中許奕使虜公會攝其事內侍李樞符澄李益  
徐考叔父竄得歸公執不行蓋是時斥官寺之黨韓  
者甘昺再圖知省而懼不獲使其子宗茂首以四瑞  
嘗外庭聞公之風而寢公又言辛棄疾迎合開邊請  
追削爵秩奪從官卹典陳自強罪侔仇胄不可異罰  
乞用丁謂王黼故事遠竄簿錄其家皇子薨贈太師  
尚書令公言子為父師名不正宜改贈極品史彌遠  
在樞庭將以兄彌寧為春坊公持不可畫機代公為  
給事卒子之公嘗曰陽城脫不遇裴延齡為相終無  
以自白故在瑣闥一百六日雖小事必言五月進禮  
部尚書許奕使還中書議表賀二府將以和戎遷秩

公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臯已中書密院特罪今屈已盟戎奚以賀為乃止飛蝗蔽天公言不可護之用兵遺孽宜修君德懲權臣弭盜賊察姦貪以求弭災之實彌遠以樞廷造命除從官宰相錢公象祖數請去公請勿偏委任尋又言咨訪宰執不可獨召二人上曰前日趙彥逾亦如婦說彌遠街之章良能將除御史中丞公進臺諫論三篇上以付中書章見之滋不悅七月公請禁絕苞苴又請察小人之交締遂力請外補上諭留再三公曰仇胄以臺諫為私人今章良能未除中司前一日亦以小興見彌遠矣仇胄益權擅國專行執奏所稱聖恩顯雜

意今彌遠亦獨班奏事矣仇胄未敗猶望舊人今舊人出矣而拯救無術臣恐宗社之不堪再壞也越二日除寶謨閣學士知鎮江府未上改福州治事踰月又以貼麻鐫免二年陳晦黜復公元官奉玉隆祠五年瑞慶節虜亂不能遣使公陳備邊十事謂虜士則韃靼之強我獨當之執政不樂曰倪公尚云云以階大中大夫耳未幾御史石宗萬論公降二官永置閒散八年復元官奉祀於是公年七十矣連疏請老不聽十一年除華文閣學士提舉嵩出崇福宮又請老不聽公嘗言從臣自休致外皆不可陳乞故自王隆祠滿不復請十年間亦未嘗乞磨勘至是吏部檢

舉轉通議大夫十二年宗祀明堂進爵國伯又請老  
不聽十三年十月以病乞骸骨不允再請未報屏醫  
却藥自誌其暴命諸孤喪事從簡詔轉一宮進職  
四等以通奉大夫顯謨閣學士歸安縣開國伯食邑  
八百石致仕是月丙子卒享年七十有四其孤上公  
所定遺表猶乞收爵祿賞罰之八柄張禮義廉耻之  
四維聞者感涕特贈光祿大夫後諸子陞朝該累恩  
進少保 上親政之明年詔有司謚公文節妻淑人  
沈氏吏部尚書虛中之女贈福國夫人先十一年卒  
男六人祖仁朝奉大夫前通判南劍州祖義朝奉大  
夫前充江南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祖禮宣毅

郎知撫州金谿縣事祖智承直郎前監行在贍軍激  
賞西酒庫祖信承議郎新通判袁州公薨後相繼卒  
祖常通直郎監行在都進奏院祖禮以後兄知建平  
縣原祖智以後弟承務郎惠女子子一人適宣教郎  
沈鐸免解進士周侗孫男四人興公承公皆將仕郎  
餘二人尚幼孫女壹人許適將仕郎徐椿年公少孤  
事繼母以孝聞仕五十年官二品而奉身清約如一  
日先世田宅以推諸兄弟卜室城東之月河歸自富  
塗始闢小圃以逍遙名亭作屋三間扁曰齋齋左圖  
右史朝吟夕調嘗語諸子吾生平素慕樂夫蓋樂天  
直道屢黜於牛李之黨終無所附居數郡有實德

在民晚歲委命無求與公出處相似然樂天未七十已苦風痺公晚而益強善乎良貴之言曰方柄臣初相震赫中外公獨折其角而奪之氣末流之弊至於避柄臣名諱以詔為誥以照為證以遠為避登之朝廷文書無所忌憚綱常倒植所不忍聞而在廷莫敢言其非至此而後知為曲突徙薪之功也又曰國朝最重臺諫所以徹壅蔽而強主威也彌遠把握言路輸款而後除納藁而後奏目論意嗾窮代忠良濁亂海內者二十有六年觀公臺諫論之作可謂知禍本矣又曰淳熙之士不變於慶元黨禍者鮮矣再壞之開禧三壞之嘉定公剛方質直不尚苟同以周趙之

賢猶不肯微受爾汝則其奴視權孽固宜嗚呼三阜聞葉公之言今又獲觀良貴之狀公之純忠表裏全節始終爛乎簡策予無所指詞矣所著齊齋甲藁二十卷乙藁十五卷兼山小集三十卷兼山四六集十卷詞科舊藁五卷翰林前藁二十卷後藁二卷翰林奏章一卷掖垣詞草二十卷繳論四卷銀臺章奏五卷南宮集一卷奏議二十六卷歷官表奏十卷承明集四十卷丙寅錄一卷更化奏對錄一卷臺諫論二卷昆命元龜說一卷北征錄七卷合宮嚴父書五卷南征南轅詩二卷論著三十卷近體樂府二卷此三章二卷易章三十卷易說二卷中庸集義大學解辯

顏子子思子續曾子各一卷論語義證二十卷孟子  
問荅十二卷老子原旨遺事六卷刁筆集十五卷家  
傳六卷經鉏雜誌十卷馬班異辭三十五卷馬史刪  
改古書異辭十二卷藏於家銘曰士狀於利不有厥  
躬視人作輟隨俗介通維文節公懷誠秉忠相維周  
趙且不苟周况於韓史尚肯爾從疑立孤聳如千丈  
松無依而立無託而容雖磨臺自而不以中八為郡  
守八頌祠宮位既弗稱用亦罔終彼濫貴者浮雲飄  
風公之大節吳嵩比崇史官博士策名誅功我銘申  
之勒榮丘封

宣義郎致仕別公墓誌銘

端平改元之年予被命還朝明年別侯之傑授使者  
狀以其父母墓隧之銘為請予謝不敏侯申以書曰  
親喪所自盡也雖然人處其常五處其變始守德安  
僅竊區區祿以為養無祿先君即世跣護輿輶以返  
葬于上泉伏古闇廬將仲顧復之報會四郊多壘起  
守安陸銜衷籲天屢請弗命不肖孤懼以方命貽譴  
重為吾母憂強起視事厥十年再鎮荊州先夫人又  
舍去方榮榮在疚公朝未忍棄指申命守荆尋改儀  
真追惟異時厭茲時寧有慙初志乃上疏固辭然大  
懼不孝之誅終無以自贖也匪公發潛即死將不瞑  
予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乎庶人盡舜至孔孟無改也記禮

者奚據乃有金革無辟之說以徐戎作難之年攷之  
周公固無恙也或曰是爲母喪然不可攷矣獨惟伯  
禽治魯方以喪三年然後除之爲變禮易俗之先務  
故遲遲而後報政安有以此化民而身自畔之其決  
不然也本朝宰執起復如寇富陳蔣諸賢終不可奪  
雖有強起者亦未有不持餘喪乃自比歲怙權固位  
之臣昉以伯禽藉口雖一時賢收守亦例被迫蹙至  
端平以後士大夫始克秉禮奉法以各如其志於儀  
真之得讀而侯之本心始見則可哀已按狀宣義公  
諱湜字景甫其先謂以大別山得氏歲久無可攷證  
南渡後散居荆郢曾祖震祖宗考中孚妣王氏公幼

而孤依兄澄以立甫入黨庠習射于圃外降揖遜發  
必中鵠年二十發憤力學夙夜不懈專以河洛諸儒  
及近世朱張二先生經說爲宗郡侯陸公九淵見而  
異之後從名數于襄三舉於禮部而連黜於春官晚  
該特恩對策大庭語直多忤第居末等會天子試士  
以射公六發五中獨冠在列外界上州文學又遇郊  
賞授迪功郎監卬州合回茶場時之傑亦舉進士第  
主應山簿以歸父子並命鄉黨祭之家食未上引避  
茶馬使親俾代者徃自是不復再調挂其衣冠隱約  
阡陌聞族姻有不給者稱家有無以賙之鰥寡孤獨  
廢疾者絕甘分少以扶持之凡十有八年僅一就養



于安陸每馮高望遠中原在目感榮歎欷言言教思  
人始知公非果無意於世者以寶璽恩循修職郎主  
上登極以子陞朝恩授承事郎再遇郊恩進宣義郎  
寶慶元年十二月 以疾終于府治之中  
和堂享年七十有五葬于明年三月壬午取同郡田氏累封  
太恭人壺儀肅穆嬾德于公有女士風烈烈後公十年  
當端平元年 月卒于江陵府治之正寢年八十有  
三子男二人之英業進士次即之傑朝散大夫直敷  
文閣前知江陵府女一人適齊可又孫三人模楠楨  
將以今年十一月庚申祔葬上泉亭嘗觀春秋之世  
楚最多材流風所漸至有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

中國者如公氣弘而毅遠聞先獻亦所謂楚產之豪  
傑矣矧又有子承家身宜銘銘曰允毅別公維德之  
藏維卒不施匪天則爽有赫其昌遺後人以慶我銘  
不亡以旌其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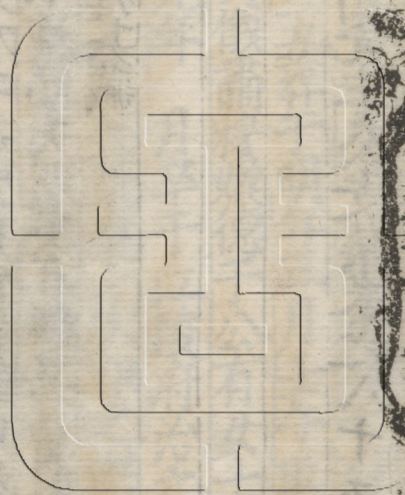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五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六

墓誌銘

蘇和父墓誌銘

自理義之學不明士銜於詞章之末昧於功利之下雖足以隨時就事繩以聖賢之訓終爲背戾本朝諸儒後先相望本諸書詩語並易以明時用春秋以驗行事三禮以節人情然後知人所以官天地裕萬物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五三六經不爲虛言而匹夫匹婦皆可與知與行周邵程子之門人嗣守大訓至廣漢張子敬夫傳而習之有胡子仁仲爲之模範朱子元晦呂子伯恭相與上下其論議其學益以粹明二江范文物早從張子問學剖析精微羅絡



隱遁朱呂氏皆推敬之歸安故廬若將終身鄉人即其所居以月舟先生稱之是時余忘年友人蘇君和父實從之遊其始也淹貫諸子百家旁及老釋二氏旁搜博采晚而歛博歸約落華就實目光炯如頭容儼如口授指適意亡厭數人有善稱獎風厲如弗及或謬於理道簡於容儀即莊色厲聲道師之言以訓迪之故公在則惰者肅譁者嘿母敢慢其精神氣貌之所感發者蓋若此嗚呼此其所以壽正學而繼前哲者乎君諱在鎔味父其字也其先簡陽安人後徙郫爲著姓大王父仲文王父處約父覺贈承事郎姓蔣氏趙氏皆贈孺人君方處而孤趙孺人手抄經史以教之

終其身言及母氏必流涕披面年三十一與鄉舉年五十六始登進士第涖官行已無一豪愧負初任監永康軍味江鎮再仕綿州魏城縣丞縣民仇其長鼓衆入縣將爲亂官吏竄伏君聞變推誠往諭民爲散去長官幸脫死反以是足疾君乃託親嫌引去三仕果州學官四仕潼川路常平司幹辦公事會獄有疑公不忍緘嘿以負使者具以寃狀白之或疑其越職私請毅然上印西歸旋致其仕其剛決不撓之氣可觀其師友淵源之自矣退居七年與處益尊諸公要人造門請益貽書講學無日無之四方大夫士識與不識想見其風采余爲瀘州欲挽致之行有日矣

端平元年秋七月以五峯先生遺文授其子子禮曰  
此吾從月舟先生得之吾手自讎校汝可細觀當自  
得之五日

命筆題詩溘然而逝得年八十有二

娶同邑王氏封孺人先君而卒男二人子賢子起子  
禮今惟子禮在孫男三人皇振刺孫孫女三人曾孫  
男子三人子禮卜以二年三月  
舉君之喪葬  
于縣之崇文鄉乾山前期來謁銘銘曰道遠民散師  
異指殊幸而猶有老師宿儒散在郡國教于里閭儀  
刑前哲領袖羣趨世莫知之有變勿祛槁項合背理  
光丘墟我銘昭之以覺世愚

太常博士知紹熙府朝散郎王聘君墓誌銘

上元年恭默遵養權凶伺間竊弄威枋醜正仇善是  
與比周予友人王萬里時為博士應詔言事其略有  
三一日厚風俗必本於明人倫人倫之目則君臣也  
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所以彌綸天地  
扶植人極使不為禽獸夷狄之歸者以有是倫也人  
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俗之不厚未有也書曰惟  
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今天下風俗  
可謂薄矣化薄即厚在陛下轉移之頃陛下設  
廉恥以厲臣節明聽斷以強主威赫然如大明正中  
萬物畢照而君臣之義立矣陛下以四海之歡心  
為孝而不以一己之用勞為孝念遺大投艱之託思

繼志述事之重而父子之恩隆矣 陛下致嚴喪紀  
不邇聲色俟三年終喪求昏士族禮備而後聘而夫  
婦之道正矣 陛下之於兄弟不幸而居人道之變  
然友愛素深神人所共知也若垂念於死喪之威致  
厚於卹終之典而兄弟之愛篤矣 陛下日御經幄  
親近友臣惟正人是親惟切已足務毋徒誦說以備  
故常而朋友之化行矣凡此五者 陛下既躬其厚  
誰忍復趨於薄二曰尊朝廷在於聚賢主漢梅福謂  
孝武時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  
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也孝成之世蜀郡山陽亡徒  
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此皆輕重大臣無

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賢才聚  
散足以爲國輕重者如此然所以聚之則必有道  
蓋天地冲和之氣鍾而爲人賢者尤其氣之清也  
利祿不能誘威勢不能壓惟虛心忘我用其人而  
行其言則賢者樂爲吾用天下士皆悅而願立於  
朝士至於且願則自靖自獻惟恐其後寧復有遲  
迴偃仰召而不至知而不言者哉三曰崇學校在  
於養士氣士者國之元氣而天下之精神也故可  
殺可貧而不可辱者謂之士京師者首善之地也  
太學者賢士之關也士相與聚於間宴豈徒誦  
說詞章攫取聲利而已哉蓋將講明義理涵養

氣質以成其才而待國家之用也上之人宜嬰以廉耻不可恐以戮辱宜閑以禮義不可繩以刑辟今朝廷並建長貳所當專其職任勿煩以它職博士正錄不徒以課試爲事日進諸生相與講論經術陳說古今以作其氣萬一如有排達不檢則成規具在長貳以次舉而行之其誰曰不然今乃郡吏得以繩之下走得以下辱之殆非所以章好示俗風厲四方也世之論治者鮮不以城郭甲兵田野貨財爲有國之先務而孟軻獨以禮壞學廢爲憂非闕於事情也而況揆諸今日之事二邊風寒赤子露立非無城郭不修之患客強主弱誨盜納侮非

無兵甲不多之憂兵荒之餘屯墾未就非無田野不闢之慮幣輕物重十室九空非無貨財不聚之歎而臣區區惟前三者是急亦曰人倫薄則世道廢賢乎散則主勢孤士氣索則邦國空此軻之所謂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者此臣之所爲大懼也時有濟邸之獄有蜀邊之擾有山陽之變有郡吏卒繫捕弟子負之辱故萬里及之所引蜀郡山陽輕暈大巨等語切中時務尤爲權凶所嫉其秋萬里輪對又上疏略曰乃者中外之臣矢謨獻議指陳得失此皆激揚聖化鼓舞綸言願忠於陛下之職分也而在廷之臣已過憂其沾激逆慮其朋黨夫留班伏閣封

章扣匭此在先朝常常見之今以降詔求言久而後  
應尚曰沾激云乎內外小大之臣動以千百數而言  
事者無幾尚曰朋黨云乎今天下議論大槩有三勸  
陛下以崇孝道厚天倫篤意儒學以養聖明之資親  
近正人以杜邪佞之口此愛君憂國之論也憤主威  
之撓奪傷國躄之撻撻疾貪暴如疾仇讎惡諛佞如  
惡惡具此憤世疾邪之論也聽其言汪洋漫漫而可  
樂察其意避就回曲而不根此摸稜兩可之論也愛  
君憂國者其言慍慍憤世疾邪者其言激切摸稜兩  
可者其言依違臣願陛下以其慍慍者施行之激  
切者獎借之依違者斥絕之則朝廷是非即天下之

是非也何憂乎沾激何慮乎朋黨哉其二論蜀之利  
害謂任闇寄者聞命勇往慨然以功名自任然政令  
峻急人情惶駭任總餉者承命筭計奮然以了辦自  
居始謂不以累公上今乃有七百萬緡之請既上欺  
朝廷又苛取州縣陛下端拱穆清亦知數千里外  
有嘆息愁恨之聲矣平時以鄭損荆湘四川李景翱  
總餉故萬里及之上反覆顧問萬里隨事條析語音  
琅琅陛植者愕眙曰此蜀人也了翁時充貢柱下竊  
窺天顏甚怡而權凶滋忤蜀之用事者咸不悅會朱  
端常論予不食周粟併又真希元與萬里於是一時  
同志者皆得罪而蜀人無一立朝者蓋先是未有也

萬里既忤權凶又忤蜀閩人請持此安之萬里浩然歸田翠篠碧流之間於焉逍遙若將終身於是又有以見萬里所存之實矣萬里名萬家邛之蒲江曾祖祖某考其贈宣教郎妣趙氏贈安人予昔誥宣教墓世系已詳萬里之生也淑之學也篤博通經術尤善戴氏禮書嘉定三年類省試以第一人充賦歷官資州教授以母喪後改叙州四川宣撫司辟准備差遣召赴都堂審察除吏部架閣文字遷太學錄又遷太學國子太常博士出五年起通判成都府未上知廣安軍又知紹興府積階至朝散郎平生自做有心銘由做美子若從子有淡齋規約皆善言也為學官時

教循循不倦凜不可干以私在安沂公莫府爭辯不可奪為郡牧視民如傷東吏如濕紹興府胥強於官君黥而籍之郡人服栗躬儉節用察獄必以情皆善行也雲圖曰明旌淑簡修赴關奏事之命下而萬里不及行矣惜夫子嘗觀五三盛時相天子者居位久則賢之積也必厚伊尹相商餘五十年招後求哲列庶位以輔後嗣其後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鬲之儔猶足以誣續靈承其忠臣義士蘇武王周公成王君陳康王匡公播告深浹而愛商之心不衰後之相者居位久則日邁月愒銷利鏤磨賢之危也滋甚蔡秦韓史之效今可睹矣萬里不幸而不行於壽盜之時



事遠理明已不及見非命也夫端平元年三月

終于治寺明年四月 安厝于善何鄉坎山之原

娶同邑趙氏贈安人繼資中楊氏與子之元配兄弟

也令封安人子男子三抃外子國子遵貢子鄉女子

子一人尚幼述遵狀其事來乞銘萬里吾徒也義不

可辭銘曰豐草之萋嘉穀之瘠既難既誅亦斷而

殊嗚呼天乎嗚呼天乎

大理少卿贈集英殿修撰徐公墓誌銘

予自嘉定十一年被命帥東川以心制乞身徐公瑄  
來為代明年公召還首為上言蜀之師困財匱而徵  
調未已比潼川守許奕與刑獄使者爭必稱坐論援

事譴斥士黜 舌以言為諱願無嫌反汗以旌言者

次又請明詔臣分命宰掾樞屬以三邊所請各專其

責庸倣蔽蒙時宰專忌人謂公言人所難除刑部郎

官輪對極陳大臣恃獨智悅諂辭疏入不報臺臣承

望風指詿公免官逮再入為郎首言皇嗣天下之本

宜專輔導之職宜擇親近之人時宰不為榮國公擇

傳而公能先事識微以切中其疾此又人所難言者

十七年八月寧宗外遊公號慟幾絕退朝如喪考妣

不旬月間鬚髮盡白上臨朝詔公卿各舉賢能才識

之士公薦通判隆興府周端朝大理評事胡夢昱凡  
五人皆一時之選又嘗面對請以一日之晷刻而五

分之一坐朝一御講筵一省章奏一召儒臣閱書史  
商古今烱冬短晷則移此於夜漏之初餘一分爲清  
間之燕凡奏對封章令左右史銓擇付外施行又乞  
增輔郡之軍實以壯行都之威招江陰湖秀之閒民  
以補禁衛之闕公之爲慮遠矣明年正月湖州民潘  
甫與弟丙壬聚亡命數十爲亂夜入州劫齊王尋敗  
甫死於兵丙磔於市壬逸去餘黨執擒守臣謝周卿  
通判張宗濤以下悉付大理獄詔以公鞠其事公矢  
其寮曰國體民命爲重身爲輕不可爲利害怵有  
鬼神吾儕謹之先是寺之推鞠或付胥徒公借二丞  
日躬訊之時壬未就逮蔓及亡辜猥至數十百人公

詰其尤寃者全活十六七朝廷捕壬急時宰疑壬之  
本生父匿之命公織成其罪公弗聽未幾得壬于楚  
州時宰面授風旨又數以手簡羅致不附已者且諭  
公可立致貴顯公語諸子曰王忠嗣唐武將也且不  
肯以人命易官吾忍以訟受服乎吏有希旨摘壬詞  
謂它日爲擬某人爲其官者公手裂之吏爲危語公  
曰吾代諸賢受斲弗恤也獄具騰書于朝曰唐天寶  
之亂陳希烈等將抵死李峴獨曰衣冠奔亡各顧其  
生可盡責耶彼罪狀顯著峴欲脫之矧變生倉卒迹  
涉疑似者乎胡之守貳不能死擅曰可罪謂與聞謂  
故縱不已過乎又論許澤等六人罪不當死詔徐煥

沈源不貸餘悉原之公復執論數四不報去黨有偶  
同姓名傳之死議者公竟出之從政郎周成子坐與  
潘交時宰疑檄出其手驗治亡狀公以數百言爭之  
日保章氏奏焚惑犯左執法廷尉當之公曰吾寧以  
身易人之死也會胡夢昇應詔言事例借印長官或  
怖公勿與公曰吾任亞卿無能建明而又沮同寮之  
言乎夢昇坐奪官象州公上書時宰爭之不可公  
亦鑄二官罷已而直舍人院王壘再論公故出死罪  
又鑄三官道州居住始至州監察御史梁成大論公  
不已更追三官徙象州於是公年已六十矣人所不  
堪公不愠也先是去都之夕夢有以通嚴州告者曰

而語其子至象闕郡乘則古嚴也意益安之州斗絕  
嶺外戶不滿百公築室瘴江之濱曰觀練掩關謝客  
以書自娛取孟東野詩自號松月居士摘陶靖節語  
名堂曰欣止題寓居曰吾道非平矣至此心安處  
便為鄉以紹定元年十月戊午卒嗚呼公可謂行乎  
患難者矣詔許歸葬家之人縞巾祖送過饒撫士有  
相率追哭數十里乃紹定三年八月庚申朔以公治  
命葬于正議之墓之對明年七月詔復元官致仕官  
其子一人上始親政改元端平臺臣王遂請褒贈  
公錄用其子詔特贈集英殿修撰仍與子陞擢差遣  
十月詔又以寶慶三年郊恩特官一子訓詞有曰晚

治廷尉獄詠之風旨不移壓之禍福不折寧以一身  
蹈不測之淵不忍以株連根逮之命資其身公之本  
心庶幾其亡憾矣子與公先後得罪子蒙恩生還起  
家再守瀘尋召為春官而公不及見公既葬而獻子  
兄弟過子於臨安休沐舍江而言曰吾父雖葬而未  
有銘也實惟子之待嗚呼同時譴逐者如真景元張  
行甫胡季昭王萬里皆相繼下世其存者惟子與洪  
舜俞丁文伯然則子奚敢辭公字純中一字漢玉其  
先晉江人後徙永嘉曾大父逢大父澤贈朝議大夫  
考定終朝散大夫主管冲佑觀累贈正議大夫妣碩  
人鮑氏光宗即位正議守朝州遣公表賀補官授

太平州司戶參軍未上慶元元年中刑法科改授慶  
元府司法參軍除大理評事江東提刑司幹官即所  
居官改京秩知饒州安仁縣復召為評事兩月間三  
遷至大宗正丞權刑部郎官兼戶部左曹歷知嘉興  
寧國府未上改漢陽軍夔州路轉運判官直秘閣夔  
路安撫進寶謨閣知瀘州潼川路安撫召除刑部郎  
官主管成都府王局觀邊直寶謨閣主管紹興府千  
峽鴻禧觀知饒州召為戶部郎官大理少卿公始仕  
慶元府有估執者侵人家墓守付公不為執利  
屈安仁縣於江左最貧公籍邑里所儲之粟與民為  
約遇糶則如元直官糶則庚以高直且先期給直

十之二俄頃得萬餘斛藏于境內明年饑公私無  
損而民以不享守嘗以期會致魏公辟曰賦入有常  
今以多為功必將以少為罪我能責有不能責無也  
戶刑部積積如山隨事剖析不失毫釐嘉興府常有  
船遇風至吳江境上部使者籍之凡得數萬緡船主  
請不予許于戶部公為下有司歸之會使者為言事  
官劾公罷嘉興公在夔嘗揭旗于車前曰有許官吏  
貪賊蠹國者立其下遠近震竦俗置公發摘如  
神獄訟用稀夔漕司故以鹽利之羨獻于朝公念施  
黔珍民貧地磽移其羨以代民輸為緡十有二萬又  
歲捐鹽若干以充其賦民為立碑繪象而祠焉夔之

軍籍八千人而僅存三之一招刺蒐簡得精悍五千  
會虜犯邊諸道之師畢會惟興元夔卒嘗先登自漕  
移守吏以故事輸送迎之禮曰不過一遷居耳奚以  
此為邦交之餽輒付公帑去漚吏以送使舊比請公  
損其十之八夔卒莫簡為亂公請起安忠定公鎮蜀  
踰月而盜平治家肅而和自奉澹泊日一肉弊衣故  
履者必身書不脫手坐喜操琴賦詩後亦弃去嘗語  
後生曰士大夫飭廉隅厲名節未有不自幼已始故  
公雖浸顯而清苦自如凡四入朝遠不過三年積階  
至朝奉大夫垂當進秩而以罪削官者八娶吳氏累  
封令人子男三人長即獻子先以嘉定郊恩補官今

為儒林郎欽州司法叅軍次文子以遺澤補官差監  
平江府百萬西倉門巽子以賢慶郊恩補官女子二  
適儒林郎趙希吉次適從事郎鄭儔孫男二人備孫  
偉孫孫女六人方湖黨之就鞫也時宰既以付公又  
權何處仁為治獄少卿魏執中為丞林演以簿攝丞  
既而何以未至辭不與惟公據正不阿二丞翁然從  
公或曰故王不過朽骨殘齒安能富貴人雖歸獄于  
王無害也而諸公違時宰捐軀命以昭其冤不亦左  
乎公曰吾豈不知此亡何四人同日罷去予送之門退  
而語諸朝曰祖宗育材之盛一至於此漢武帝謂車  
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此高廟神靈使公教

我當遂為五輔佐千秋非難言也父子天性一言可  
以動悟况又有封侯取相之利今以權臣專忌朝奏  
則莫逐而卷卷於所不報其意主於正人心扶善類  
為來世慮蓋非有所利之也而得罪者前後凡十餘  
人相望於道此何為者哉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  
其庭不見其人嗚呼艮其背止於所不見也止於所  
不見則惟義是比不知其他雖吾身且不有也况於  
人乎銘曰獄有傳爰必察煩冤訖威徇貨固不足言  
亦或盡心以求諸道高閣植槐是猶望報斤斤徐公  
則匪思存精誠發衷鼓聾聾昭昏彼饗怙權雖莫予省  
人心孔昭大義以定焉有所利而殞其身同列奚

見亦歸吾仁我銘公竈以儆媮薄式昭性初有善無惡

故知浪州大夫張君墓誌銘

予始仕成都審易張君學古為轉運司主管帳前簿物而強志自經子百氏以及天文星曆山經地輿伎巧鑿下之事靡不究悉又多憂勇前言往行隱書秘謀凡世所罕見予洒然異之由是定交其後于行都于眉山每見輒有異聞間以星曆推人吉凶乃能前知國家休戚徃歲閩寇方劇君就養于候官臺捆扣問無虛日君策賊必敗去年萌善之子述陳子華韓吳毅夫潛及四方之賢士大夫憂國隱民者率從咨

訪君謙抑不敢誦言然固謂京蜀得禍必悛後皆中今春予視師江上既竣事遣人勞之得其子出南書曰吾父以正月辛未棄諸孤矣子執書泣然或以靳子曰子以張學古前知為信乎彼謂治亂不出乎數然則人事固不足問耶曰陰陽五行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氣聚而有形則象與數所由出先賢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然則治亂安能逃乎數予所取於張君者正以其論數而不遺理耳予嘗聞其說率以太一為主然是說也張平子實傳之嘗試攷其下行九宮法蓋與圖書相為表裏張君之言曰知易之妙惟邵子觀於皇極經世書實與

太一數相通乎此則晦明風雨之變水旱盜賊之備皆可以豫定然而禍福靡常惟人自召開禧初子與張君遇於行都太史奏五福大一將臨及分正韓侂胄開邊之時子乃詰之曰如子之說則福星所臨其能保數十年之安乎君愀然曰此又當推陽九百六之數因自拜泥至五代歷陳福星之不應者又推本朝以來福星所歷之分矣福矣禍作而曰法固謂有道者昌無道者亡不可以委諸數也子既駭其傳又嘆其通每謂人曰是非星翁曆家之說也又徐扣其所自得則於邵子先天之說以及參同運氣比日能旁通而無滯子又嘆浮沈郡縣枯槁山林固有悖

覽強識而人不及盡知者既以是謝客厥十月世南過予江東寓舍墨葉經而子曰明年二月丙午將葬吾父于縣之懷德鄉白石作距城二十里父所自卜也墓道之銘非父之執而疇以告子閱其狀君諱大訓系出唐宰相文瓘至刺史芥家于杭後辟黃巢之亂遷歙繇歙遷饒之德興曾大父禹錫大父後以子貴贈奉直大夫父杞故任尚書吏部侍郎知潼川府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徐氏贈安康郡夫人君三歲而孤少長念二親皆不逮養深自刻勵族鄰州閭交稱之以侍郎遺澤補初品官紹熙三年伯氏大猷知昌州勉君入蜀調利州綿谷縣尉邑多訟臺榭必尉



是屬人服其公為藥局蓋澄宿蠹司理洋州數辨冤  
獄任成都路計帳出納公允嘉定改元以舉主改宣  
教郎知江陵府松滋縣通判夔州寬平而事治知文  
州年穀屢登以所節浮費糴米六萬餘石勸積倉  
貯之十一年虜批宕昌破階州階人來奔公亟濟流  
民凡數萬即燒絕棧道虜不能前然數萬人聚於斗  
州未信宿米已不繼力排羣議發積倉以濟糴價  
平而惠均省臺外相交是之訖事而糴不衍其舊收  
伯監司上其事詔令再任尋改知歸州未上改辰州  
辰蠻數盜邊請于制相計定又為民代輸三縣租為  
緡十萬有奇民懷之不忘去郡即自請奉祠主管華

州雲臺觀藏書數萬卷於所居東偏為樓其下述先  
志名堂曰悠然前楹曰湛軒且曰吾得鶴山魏華父  
書之吾老於是不翅足矣華父蓋謂予也嗚呼與君  
平生之交曾謂不及一見而遂為千古之決和異同  
邑方氏吏部侍郎之孫之女封宜人前君

十五年卒子男二人世美以舉恩補官為鬱林州南  
流縣簿尉先九年卒世南為都昌縣丞天下人長適  
承直郎江陵縣丞董甄次朝奉大夫知營道縣洪仔  
二壻皆先卒次承直郎前湖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  
朱宗尹次朝奉郎前通判澧州汪照次承直郎寶慶  
府司法洪億次修職郎新監常州無錫縣戶部激賞

酒庫趙必晉孫二人剛反拱辰當以  
遺澤補官  
銘曰無競於物故識慮明無求於世故論議平胥神  
葆精壽考且寧庶幾無憾視此竊銘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六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七

故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贈少保陳公  
神道碑

陳公諱貴誼字正甫其先固始人後徙名數于福清  
曾祖確贈少保祖大剛贈少傅考宗召任翰林學士  
通奉大夫知制誥工部尚書贈太師福國公始寓居  
湖之武康妣鄭氏封淑人贈齊國夫人生子男二人  
公其季也慶元五年寧宗始親策進士公年十七擢  
乙科上注視良久福公時以起居郎入侍薦紳榮之  
待選三年授從事郎瑞州推官連丁齊國福國憂開  
禧元年調安遠軍節度掌書記辟差四川制置司書

寫機宜文字嘉定元年中博學宏辭科授江南東路  
安撫司機宜文字二年除太社令充國子監別試所  
點檢試卷官尋改武學諭四年爲國子錄禮部貢院  
點檢試卷官尋遷太學博士時宰士建議更新楮券  
以一易二期迫而泉無所出幾以四五易一宰士心  
知其非而恥於改令反以流竄籍沒從事行之踰年  
論報山積楮直益損公因輪對言人主令行禁止者  
以同民之所好惡楮券之令乃使姦惡獲逞道路咨  
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因援熙寧新法爲辭  
次言明銳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於剽輕老成寬  
博之士足以厚俗而失於循默孰若舉之以衆取之

以公宰士摘新法等語以激怒時相而尤銜剽輕之  
語且謂公欲引類植黨人爲危之賴公論以免冬除  
太常博士以兄貴謙兼禮部郎官引嫌除將作監丞  
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六年輪對謂言路雖開觸  
犯忌諱者指爲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爲玩令利害關  
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  
人言之則又指爲朋黨是非易位患伎不分當國者  
益不樂七年除秘書郎出知江陰軍十年提舉江西  
常平茶鹽公事十一年召赴行在未至除禮部郎官  
明年煇造朝時女真大擾淮蜀公言人才所以立國  
今旁蹊曲徑待門四關言路所以通下情今嬖阿循

黑囊括不言民力已竭而科歛之外餽遺以謀進者  
未已軍中耻言敗北則陣亡者不卹耻言奔潰則逃  
鼠者復招又言婉順巽從者是美疾也非愛我也宜  
屏之外之矯拂抹正者是藥石也愛我也宜用之聽  
之時宰滋不樂會公以蔡子誘告即辨言者遂公主  
管達康府崇禧觀十五年秋起知徽州明年五月詔  
奏事之任除司封郎官公見上復伸前說以中外文  
武之臣未有忠實不二可託緩急著朝廷命令不銜  
監司郡守不恤民怨將帥不卹士卒明年四月兼翰  
林權直兼玉牒所檢討官會有事明堂公首引包拯  
皇祐中乞因肆赦除聚斂括克之弊且謂當察州縣

府庫致羨之由做成周邦饗必及死王事者貞子與  
漢置羽林孤兒專取從軍死事之後教以五兵今上  
即位除宗正少卿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尋遷起居  
舍人寶慶改元有詔舉賢能才識之士公既奉詔乃  
言曰世以容嘿滯固爲賢以苛刻生事爲能以禱狹  
趨辦爲才以輕踈嘗試爲職及茲初政當求忠實正  
直奉公愛民知禮義廉取而不越防範者以充中外  
之選又奏成王之初元臣故老整以無逸者欲其克  
壽勉以敬德者欲其永命期以宣第者欲其受命之  
長識者知公愛君切而慮遠深九月除中書舍人陞  
兼直學士院茂陵復土建神御殿內侍以繕修受賞

者猥衆公皆封還劄詔嘗言祀有日公以民生實艱更  
真尚衆征斂幾於奪取公費掩爲私藏宜大明黜陟  
庶有以見帝于郊遷禮部侍郎仍兼中書舍人明年  
冬權刑部尚書陞修玉牒官兼侍讀又明年又爲禮  
部尚書兼給事中都城災嗚咽入對乞罷燕游招離  
散給以米粟假之室廬盡蠲竹木征推以通商賈皆  
見納用紹定五年春知貢舉秋七月除端明殿學士  
僉書樞密院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六年冬上始  
親萬機進參知政事兼僉書樞密院事上面諭曰頃  
聞憂國之言朕所不忘於是人始知公有輔贊彌縫  
之功世不盡知也端平元年夏兼同知樞密院事權

監脩國史日曆仍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王師入汴  
洛公時已移疾猶上疏力争蓋自八月以後凡五上  
章乞歸詔勉留之病益侵轉四官加邑封致仕於是  
官正議大夫爵長樂郡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陸伯  
戶十月乙酉薨年五十有二訃聞上嗟悼輟視朝一  
日遣中使弔問賻卹加等贈以保資政殿大學士元  
配程氏故同知樞密院松之女封普安郡夫人子叔  
建將仕郎早卒叔遠承事郎監西京中岳廟叔邁承  
奉郎殿明年十二月丙午卒于武康縣之龍青塢叔  
遠等狀公之行以求識壽享與公爲同年進士又同  
爲柱下史悉公之言行不敢辭也始公爲博士爲匠

監丞論事無所撓屈與其兄益父時號二陳再召爲  
郎氣節深厲權相滋患之忽託告以歸四請祠官堅  
卧不起卜居武康之前谿泊乎無營會新安當上朝  
廷假奏事起公既至則主爵司宗侍經代言守正  
不阿物望逾美會寶慶初政言事者連在權臣輕者  
鑄免重者追褫寬流以訖于死於是正人屏息權欲  
益張公欸然憂之與從臣一二同志者居中調護雖  
幾微不見於面而隨事正救善類猶有所依故予嘗  
疑士之出處去就當以潔身爲貴而孟子所謂或遠  
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則又若不以必去  
爲諒然則公決去於爲郎之前而遲回於記注之後

是孰爲失得邪及觀易之爻象而舍然有感焉且易  
之初上一陽一陰者凡四遇復夬剝是也過之四應  
初爻之三應上蓋以陽應陰於內此不足言也而爻  
之九三內應一陽獨行遇雨若濡聖人處其取忘於  
羣陰也則有壯頤之戒有無咎之善復之六四下應  
一陽中行獨復聖人處其孤立而無助也則斷之曰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當是時陽微陰盛雖未足以有  
爲而孑然自奮獨爲陽德之助此惟道之從利害皆  
非所計也然則枋臣擅朝知藏瘝在之日而公周旋  
其間雖遇雨而若濡然獨復以從道此人之所甚難  
者不寧惟是權凶尚熾公已密勿乎正邪之辯親政

方新公又能導達乎中外之情蓋又有人不及盡知  
則所謂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於公見之是宜銘銘  
曰孰慣慣以苟容公獨孜孜以首公孰耿耿以逢郵  
兮獨休休而處躬何前之介而後之通介則循斯心  
之正通乃濟吾道之窮公而安矣血乎以外通而益  
奚嫌乎居申况積氣之解馭而大明之昭融人方望  
治天遽奪公將信眉於檉鬢卒齋志於夢夢千古  
之恨一丘之封

朝奉大夫通判夔州累贈正奉大夫師君墓誌銘

予分閬東川與眉彭山師祖敬為條一日袖編書拜

手言曰此吾大父夔州府君事狀也府君歿於紹興  
二十一年六月葬以明年十二月墓在

彭山縣武陽鄉昌樂里久而末之銘也幸事先生敢  
以為請予幼讀杜起部蘇文忠公詩於師氏注釋明  
辯閱博心竊好之暨守眉聞邦人道鄉之宿德耆齒  
必師民瞻在焉蓋其好德植善動矩前折雖位止監  
州而子孫曼碩世其書詩為郡大姓是可無愧于銘  
雖然古之為碑以識日景以節賈稱以麗祭牲而墓  
之有碑則屬紼下棺由漢魏而來廟墓皆刻詞其上  
事既矣古矣雖然猶可以義起也今而祖之葬於今  
幾五百甲子其於銘碑之義也何居從而謝焉祖敬

援近比以請踰年弗已其弟遇又申請會于被命東歸棧舟焚上為卒銘之師氏以唐某道總管元義為祖自總管之子連始居藍山曰仲瑄曰順曰適君之三世也 贈右奉直大夫母范氏贈恭人君十歲喪父受教於兄羣穎異彊記十八試成都學官文冠輩類聲籍甚王賢良當父執也深所器重至以徐梓方之崇寧 年嘗與州貢奏名禮部蔡京柄國惡太學上書排已風失志者訴取士濫命覆試君在汰中政和八年以上舍擢第調京兆府兵曹掾兼工曹自帥臣諸使表章牋記一以諉君曰不出師叔手不可用亡何罷去諸公惜之交辟不報主陝之夏縣簿改

監京兆府稅尋教授延安府會省負政調乾州奉天縣丞未上改教授鳳翔府諸公往往乞文於岐下前後交薦者數十人會五路被兵君移疾歸逾年監漢州稅趙公開總蜀餉改辟成都府等路權茶司幹辦公事總領四川財賦所王管文字趙改初茶鹽酒法餉陝軍峻法盛氣排其下莫屬布郡縣作威執獨民瞻退然其間曲為之解弗可則持置郵毋遣以俟其平人多其長者君嘗在京學與秦檜有舊及紹興當國鞫宣撫使鄭剛中獄以美官詆君將陷之不道君力明鄭寃旬月間釋囚徒二百餘人鬚髮盡白留鞫所待報因得註蘇氏詩愛書既上大拂秦意故為餉



屬者奉使典州以去公獨回旋碎頁以終其身通判夔州成都府所事皆大官決剖無所顧畏長嚴憚之再承夔州楊文安公提點本道刑獄檄攝總制司幹辦公事盛夏以職事至萊州病暑卒始四川制置使席大光益與趙不咸君生奪官席悔之介君之從兄衛尉師驥諭使造已君弗往也趙之卒葬故吏惟君視空李瑋帥成都與茶馬使韓球交惡君於李為貳於韓客也介然靡所附離嗚呼自教衰俗薄士喪常心以勢利去留為叛附以事功成敗為是非以風指愛憎為曲直人之賢不事之虛實不暇問也列禦寇以仕衛為嫁於衛蓋挈此身以依於人猶女之從夫

之死靡他不可以回適顧望也動於金夫乘坦鑿際則豈惟父母賤之兄弟唾罵亦將無以自容矣觀於師君之言行不為勢撓不為利回不當表之以厲衰薄邪君幼孤事兄如事父給姊妹之貧者為任其昏嫁仕四十年田宅不長尺寸罷成都哀奉餘市書數千卷以歸幼者學至老不倦自杜蘇詩注之外有文集二十卷藏于家積階至朝奉大夫累贈正奉大夫娶同郡唐氏朝議大夫某之女先君十五年卒累贈碩人五男子懿以子貴贈朝議大夫暉為族父後終迪功郎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恕終文材郎成都府司理志淳熙五年進士終朝奉大夫知資

州是終承議郎致仕二女子長適成都范仲藪幼早卒孫男七人祖慶終朝散大夫知崇慶府祖同未仕祖敬舉寶慶二年進士見任承議郎通判瀘州新知富順監遇舉紹定五年進士次祖文祖訓祖行孫女十三人曾孫男十二人溥故儒林郎利州撥運茶庫澈曾簡曾寬曾之曾愿曾毅曾諒曾廉曾直曾操曾孝曾郡曾孫之子四人挺承直郎綿竹縣丞林文林郎合州推官銘曰匪仕但利不明其德厲氣馮炎操之孔棘情一鄉背謀風間卻手一高下是圍非成反是唯君德義斯則如川之原孔厚且碩啓佑厥後終古弗息

大令人程氏墓誌銘

吾友家朝南過予言曰大酉生六年喪母史恭人又五年太令人程氏歸于我先大夫又十有七年大酉舉進士又十有七年而先君卒哀哀此生所持以紓無疆之恤者以有母也今又大棄諸孤昔者母史之葬夫子辱銘之今弗敢忘請也予嘗觀於喪服經傳凡君子子之於師母慈母保母皆在小功章而不慈已者服總若母之喪父在期父卒二年惟因母與繼母同且曰繼曰慈曰師曰保皆非已出而繼與因等其傳曰孝子不敢殊也而釋者曰繼母配父即為片音析分也合與母無別是則然矣而予謂人非母不生不幸無

母非繼母無以生矧子事之如腹已母拊之如同氣  
是尤人之所難若曰念母之片合而不敢有殊是迫  
於義之有制非本諸情之不能已也觀於朝南之子  
母而尤信朝南之狀曰太令人諱曼卿字子華曾王  
父衛尉少卿贈金紫光祿大夫諱之元王父朝散郎  
庭父迪功郎諱上字紀光宗嫌諱謹備尉與蘇文忠公為親  
且友元祐同朝文忠詩所謂時聞小語說蘇程是也  
先大夫早寡我王父念諸孫不可無母謂王母蘇夫  
人曰誰宜為婦必此族也太令人不逮事舅而執喪  
祭奉姑章盡禮先大夫教子自離經辨志而上口教  
指授卧起與俱大酉少壯粗見頭角太令人喜焉為加

餐每講習至夜艾必問其寒飢而煖休之大酉益壯  
昭化親年五十不知劍道之艱脫選西歸調官益部  
以便奉養至是男女嫁娶閱二十年始畢諸孫疑  
然粗不為親憂而吾父已不待養矣廬墓三年不自  
意全南海崔正子與之荆湘四川致之莫府達之朝  
著太令人皆就養焉崔公愛其子以及其母亟問亟  
餽牲幣藥石交至大酉待罪監而弟丙仲以計聞  
不敢白母力請外補明年三月始得知簡州以歸親  
黨迎勞太令人問弟無恙不知所對則曰已矣乎哭  
之慟既而以義割愛曰憫短命也吾老矣安能感戚  
不解以為女身卒歲生辰上壽必恹然曰而父不及

見吾安能獨飲此酒退又言史恭人勞而不食吾愧之名義根於中而發於言足以興起人心今年太令人年八十婦孺稱壽孫曾扶攜賀者填門人令人曰吾年如此東遊吳會西徧四蜀五被上恩不啻足矣言若喜而實可懼也太令人氣稟堅耐久疾苦自丙仲夫婦之死幼孤蒲前劬躬履憐十年間為之憔悴大酉請聞曰丙仲之諸子將冠笄矣願母少寬母頷之秋七月大酉被命奏事即援親年控避八月壬午置酒為壽尚懼竹夷猶如平生未浹旬得脾疾九月癸亥疾劇不可為矣先是母忽忽語及殯斂之事家人驚愕母曰死生常事也又戒喪紀母得踰舅姑

母多毀浮屠老子供又曰女父母葬青城縣召遠鄉盍泝江往從葬焉大酉痛惜先人之故廬在而吾母不得哭於斯也乃泝涪陸出眉脫轄牖上端平二年九月癸酉以遺令禘先墓太令人孝友勤儉服澣濯之衣至老不衰就養三州雖幄帝之事悉屏弗御聰明有識慮官居外言不入相聞利害罷行則毅然見於詞色簡池披荒首教之曰流殍當散不富聚大酉於是糧地遠近為之期數日而來授糧而去凡累月無一疾殘全活以萬數自餘訓教若此者不可殫述嗚呼予翁與翻為三十餘年之交每見其望門肅穆母子怡愉不知其有先後之間也迨得罪南遷為史

恭人誌窆然後知大酉鞠於繼母然而數十年間無  
一間言人至於視已子如一未足異也視非已出者  
人莫能名其薄厚則蘊諸中者可知詩曰鴉鳩在桑  
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吾於家氏之子毋蓋兩賢之乃為序而系之銘大夫  
以子貴贈官至朝議大令人以 慈明殿慶壽恩自  
恭人進封大酉以朝議大夫直寶章閣知遂寧府次  
男震已薦于鄉父命為某人後季曰丙仲三女子嫁  
張子辰次迪功郎孫景舒次蘇承孫男七人煥翁紹  
定二年進士從事郎新成都府路安撫司幹辦公事  
坤翁迪功郎監普州商稅鏜翁森翁嘗舉于潼川路

轉運司必達必祥養翁孫女四人嫁鄉貢進士高斯  
簡將仕郎袁增餘二人許嫁未行曾孫男女二人外  
孫曾一十四人銘曰飭已靜淵秉心均壹相夫壻學  
宜家競室瞻前無覩垂後有奕為婦為母匪斯奚式

蔣恭人墓誌銘

昔人言積善有餘慶者必曰家言興仁興遜者必曰  
家家去者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婦無一不盡  
其道然後志叶而事修聲和而氣感無小大貴賤習  
成矩則心改形化重為吉祥曰慶曰仁非自外致也  
雖然又當謹於下昏之始蓋男女之片合上以事宗  
廟而下以繼後世家道之替興存焉吾觀於恭人蔣

氏之狀而尤信恭人諱季荃世爲靜江府之興安人  
曾祖熙皇右承事郎累贈奉直大夫祖允澤皇任左  
朝請大夫知邕州累贈中奉大夫父礪皇任奉議郎  
通判邕州妣孺人呂氏致堂先生胡明仲銘奉直公  
墓謂蔣氏出蜀相晚後爲衣冠鉅族按家譜在唐有  
諱重者守零陵其嗣自零陵徙興安至奉直十六世  
矣奉直官學有聞諶忠肅公鎮江陵首辟爲屬沒爲  
誌墓恭人生長見聞開敏而嚴董奉議有上氣疾遇  
寒彌劇恭人侍膳服起居惟恪事母亦得懽心先是  
朝奉大夫豐城李先生脩已教授江陵府奉議爲令  
復又一再聯事湖湘間好益齋先生喪元配盧氏以

恭人繼室昃弟四人聚居數百指恭人之歸承順調  
虞無幾微薄厚元妣有男義方甫冠女未笄字之均  
一人莫名所自先生早從諸儒先講學治家循古法  
尤謹奉生恭人始至外降饋奠問於禮昧且而肇事  
箕明而竣無敢不肅歷四十餘載如一日嗚呼以挂  
永名家邇邕州爲父祖長而歸諸先生所交皆天下  
賢士而又與清江張氏迭爲昏姻生平耳目所接造  
次禮法宜其爲女爲婦爲母鍾爲餘慶形爲仁遜足  
以範今詒後也始義山生十年而大夫沒以屬恭人  
曰此子極力誨之俾有成立於是歲聘賢士爲之師  
時屬所親察其進否每訓之曰士吾家邕州兄弟與

五仲兄暨汝之二父皆以儒學發身有聞于時善自勉無忘汝父垂絕之言義山踰冠擢進士乙科傷先生之不及見及試吏恭人誨之曰仕以廉勤為本豈州雖俸入亦不盡取于湖張公孝祥嘗書而刻之石曰清廉將德施汝外祖若汝父一介不妄取予小子識之義山仕衡日嘗以刑獄司檄往常寧世忠峒諭冠人謂戶曹且蹈不測恭人徐曰彼自內訌豈庸釋憾於官乎居數日二峒果退聽人服其識先生仕無私蓄而友愛兄弟則邱媼族不計有亡恭人穀則先竟沒則成志中年娶居內閱外侮處之自若聞人難厄如疾痛在己忽定二三年間里人艱食命計口登

其日糴之數厥直視登場時雖他鄉價至倍差卒無所增益性儉勤食不兼味衣屢澣無數先生大夫為郡俸入寢優不改其故未嘗晏起尤好潔清常言茲二者吾以占家道之興衰晚歲猶親細務寒食日遣子姪省墓躬濯漑惠庖翟如他日忽寢疾七日而終實端平二年三月丙辰也春秋六十有七義方以疾倦於仕義山為奉議郎知贛州贛縣事女適訓武郎前監潭州南嶽廟胡維萬將仕郎孫演進士蕭為已將仕郎彭汝適蕭歆者將出也皆先卒恭人以先生貴三遇 明堂恩封宜人忽定四年又以 慈明宮上壽益令封端平二年二孤卜驥山之陽何林之原

將以十月丙午奉板空焉先事屬憲肅公之子令廣  
東提點刑獄鼓鉉狀恭人行治以求銘於子忠肅與  
大夫同年舉進士為道義交故恭人之婦道母儀三  
族皆能道之後又鼓李迭為昏姻故令鼓侯所書得  
得諸觀聽之實是宣銘銘曰易歸家人女正是利詩  
歌祚嗣歸諸女士士則身修正則家治吁嗟恭人視  
此亡媿

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曹

公墓誌銘

公諱度字簡甫南康軍都昌人嘉祐九年令翁與  
公分乘使傳于蜀道為志年交上踐阼踰月召公及

真公德秀鄉公應龍公以明年二月入見又得同侍  
上左右公嘗經惟進讀三朝寶訓至太宗取士章聖  
選官昆以德行為先乃言曰古人以德行為才十六  
才子自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凡  
皆德行之所發見後世以欺詐暴虐為才如狄之豐  
舒晉之知伯齊之盆成括皆以才稱卒於敗事其實  
小人本非才也子翁聞而嘆曰義理之不明久矣程  
子言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面其濁者  
為愚然後知無不善者性也可為善者情也苟無其  
才則徒善不能以有行又嘗以是觀諸近世如先正  
大老以誠心實德綏靖家邦者才也以正學卓識統



承洙泗者才也以深醇爾雅不變文辭者才也若口  
道先王語而聚斂以剝下深文以殘民開邊以殄國  
如王呂章蔡而尚白才之去則吾曹公之所耻也公以  
孝友著于家以忠信得乎朋友以貴弟行諸郡國以  
忠忱格於君父嗚呼公之所謂才非公不足以當之  
公之先避唐宋之亂歸宣之南陵徙都昌之龜山自  
龜山後十有二世皆以經行稱于鄉曾大父克大父  
禮上一字宗嫌諱皆不仕父興宗故左從政郎鄂州司理  
參軍累贈光祿大夫妣黃氏封太安人贈齊安郡太  
夫人公少邁葵六歲而孤知哀戚年十八後三與賓  
貢擢淳熙八年進士第授廣德軍建平尉丁齊安憂

服除調桂陽軍錄事冬軍改辰溪令未上又辟司法  
參軍改宣教郎知饒州樂平縣秩滿入都會擇邊守  
政府以公應詔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開禧示  
年以前詔差知澧州未及上明年端明殿學士薛公綬  
似以湖北宣諭外宣撫京西湖北辟公主管機宜事  
其父虜圍襄安游騎至漢陽軍盜賊蔽野而軍闕守  
以公攝事至軍未幾虜大入棗陽信陽而襄陽將帥  
內自相戕公絕不見薛勉以持重搜土豪得許嵩俾  
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昇俾將宣撫司軍屯郡  
城十一月乙未虜兵重圍安陸辛丑遊騎闖漢川公  
授觀方略俾漁者拒守南河十二月丁未朔虜騎至

南河之北觀逆擊斬其先鋒虜造戰艦觀火之大軍  
繼進自十二月辛未至三年正月丁丑朔晝夜殊死  
戰北渡追擊虜自是不敢近漢陽時安陸被兵已久  
羣盜蠡起公命仲昇高擒捕皆駭散三月以守禦功  
進秩二等即授漢陽宇文公紹節代吳公穰為宣撫  
治鄂兼領江陵公言不築襄陽不足以守隨守隨而  
德安安矣不築信陽不足以守安守安而黃安安矣不  
築神馬坡棧城不足以守襄守襄而光化安矣且言  
沿江師少和不可恃又謂京湖之勢以鄂渚為腹心  
以江陵德安為兩臂其餘猶十指襄州雖大不過駢  
拇巨擘耳今若順腹心臂指之勢則宣閩不當兼江

陵若都統制在襄則副都統當在江陵所論皆切中  
事機嘉定改元詔求言公上封指陳剴切會紹節以  
公政績聞詔任滿與監司差遣八月除荆湖北路提  
舉常平茶鹽會鄂州與湖廣總領賦皆闕以公攝  
事首劾貪吏罷湘官受訟還富民搗糴之穀勸以減  
價出糶免拔場經量悉歸諸民蠲米穀薪炭之征歲  
不下數萬緡代償前官市物緡錢以舟運敗者千數  
株連瘦死公取開禧二年以前負著悉蠲之餘各有  
差先是公初領常平事每以湖北旱蝗為慮亟言于  
朝丐糴以備春旱乞假鄂幣官緡以代夏下戶種糧  
明年旱三月公由鄂還治常德下教列郡選僚屬二

人興發勸分具有科條澧州奉行不屢速吏鞫之一  
道皆聳十月改提點刑獄十二月改湖南路轉運判  
官先是開禧三年盜起郴而桂陽更不以實聞桂陽  
當湖南江西廣東三路之脊山川險絕盜窟其間江  
西羣不逞相挺而起東踐吉南安西逼郴衡南蹂韶  
石北抵攸環數千里盜區朝廷調江鄂軍降勅榜捐  
官資緡錢各捕渠魁累歲不得要領而江西專以招  
安誨盜詭降覆出朝廷患之公以壬午被命甲申上  
道三年正月庚寅朔領漕事于益陽時賊已破安仁  
茶陵桂陽三邑迫攸縣長沙詢懼公親至攸督運人  
心乃定會帥去以公攝事朝廷下江西招安之請于

帥司公謂犯衆怒損國威持不可三月除直祿閣知  
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公規置稍定乃督諸將逼賊巢  
而屯賊李新敗死李如松鐘安誠李文傑稍稍出降  
時柳盜李孟一謀攻桂陽公趨屯命諸將分禦賊知  
有備乃開道突韶之樂平公命守隘俟其歸越三日  
賊夜登百丈嶺以道公移軍蹙之賊大潰官軍焚其  
柵道入頂頭寨又圍之梁率李元礪率衆數千來援  
孟一先是羅世傳與元礪有隙密請于公乘其出穴  
而攻之公錄賞格以報而供其乏世傳果擒元礪以  
獻公以除夕還長沙四年正月庚寅復出督戰二月  
戊午破頂頭寨生擒孟一餘黨悉平世傳恃功桀驁

池州都統制方深交之欲委世傳盡統前後洞悉撤  
湖南江西兩路之戍公固爭不可宰士不悅九月世  
傳猖獗如公所料公白于朝俾許國糾合前後洞丁  
討平之公以衡之水口林之青要桂陽之上猶比司  
要地而闊遠不相應援朝廷用其議析茶陵桂陽郴  
縣諸鄉置郵資興桂東三縣移潭衡州禁軍闕額衣  
糧以召募土丁首冗員以選辟令佐至今使之以功  
進直龍圖閣五年春以吏部郎官召而謗書浸聞  
矣六月上印還家先是時相之策守潭兄子守士邑  
而盜起躡吉搖潭遂以公與王公居安代二郡守盜  
平第功嫌不便於前人故二守之賞不及而歸後反

以煩言罷免此於公案損而朝廷黜陟之權病矣公  
慶元間由龜山徙居南康城下既又得地數十畝於  
城東三里外爲圃曰胡莊築室讀書至城市時宰  
語人曰人言曹長沙與人爭功二年無一字至廟堂  
此豈競進者耶七年忽被命主管武夷山中佑觀八  
年以元職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明年關外  
艱食公先以本司所儲減價盡糶又輟緡錢賑贍勸  
分免役通商蠲稅旬僧牒于朝告糶于隣路必濟公  
憂蜀邊著病夫議以風大抵謂制總節制三司權分  
而議不一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領帥  
權者當近邊境當擁親兵有兵權者當領經費當寬

用度其他如訓忠義藪閩探條理甚詳厥後四川制  
閩雖暫徙利州而兵財異掌卒莫能合是歲秋命董  
四川類省試諸事以病求歸十年二月差知寧國府  
尋及守瀘州而公邑出峽八月差知隆興府江南西  
路安撫會江東西大旱公入竟罷吉撫州糯米糴本  
鹽鈔不以賦民遣吏鬻之淮東糴及時而民不病十  
二年蜀邊被兵朝論以病夫議善識時務且因蜀人  
之思五月乙未朔除大理卿壬寅除權戶部侍郎公  
力辭未報六月辛巳除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府公體  
朝廷選用不敢禮辭乞赴闕奏事不報再移書廟堂  
請對權相憚其來八月甲子朔改知福州公且行且

辭十月丙子以集英殿修撰知潭州公再上祠請乃  
得提舉亳州明道宮十四年冬提舉常德府桃源萬  
壽宮明年正月朔除煥章閣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  
泊上訪落以公爲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  
修撰三辭不獲命謁告踰月實慶元年二月入黃首  
勸上講學防近習集閒次言當以慶曆元祐聽言爲  
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爲戒卒言祖宗愛民之意上通  
于天宜救邊吏不當效尤醜虜結怨吾民上嘉勞再  
三會下詔求言公封章言給舍欲正君臣之分而  
陛下宜自伸兄弟之恩時朝廷方以言爲諱故公及  
之九月兼侍講未半月除禮部侍郎兼職依舊二年

六月謝病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公  
求去愈力三年除兵部尚書力辭不拜四月除寶章  
閣學士知常德府陞辭勸上以修身講學爲要獻唐  
張蘊古趙師民二箴請圖之坐右且奏求言雖切而  
下情猶未通愛民雖勤而橫斂猶未革上曰其病安  
在公曰臺諫專論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苞苴  
公行於都城則州縣橫斂無可疑者時權相專忌人  
以公言爲難公又奏夷狄盜賊之患惟在處置得宜  
一曰守道二曰固本三曰通財四曰稽衆五曰愛民  
上顧問五者何先奏曰稽衆爲先是日經筵進讀  
高宗寶訓徹章公甞錫賚弗許辭常德之命又弗許

五月再提舉高崇福召公遠故居之上隴買賜金  
會宗族病弗已自草遺表其略云望陛下精勤務  
學恭儉修身屈已以求直言不惡其訐守信以御外  
侮不邀其功塞炎荒濶謫之門絕饋遺往來之路疾  
痿貪以寬民力進恬退以厚士風病革遺令歛以布  
素不含珠玉不用巫覡浮屠二月而葬又言自陳致  
仕不可叙闕闕紹定元年十二月己巳晦卒于正寢  
年七十有二明年二月己丑諸孤奉柩葬于都昌縣  
匯澤鄉極田之原公自卜也卒官太中大夫職寶章  
閣學士爵都昌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詔以華文閣  
學士通議大夫致仕遺表聞詔贈宣奉大夫官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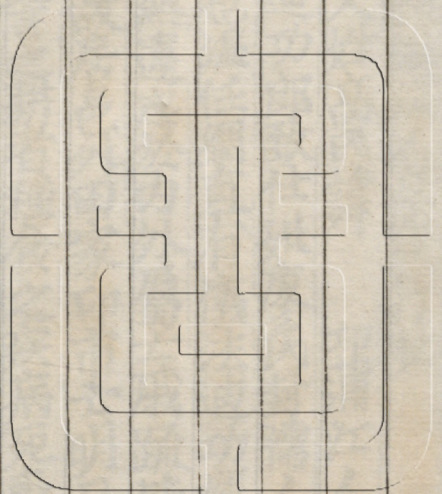
二公元妃蕭氏國子祭酒禮部侍郎之敏之女先  
四十有五年卒累贈淑人繼室黃氏通判潮州環之  
女封淑人子男五人士充早卒士况宣教郎新知岳  
州也陵縣事現故儒林郎寧國府太平縣主簿後  
公三日而卒士充承務郎新蘄州都大監轄蘄口鎮  
倉庫兼煙火公事士冕承務郎女三人長適成忠郎  
前監寧國府涇縣酒稅牛斗極次適同郡陳時幼適  
湖口蕭九式長次女皆先卒孫男八人女二人公篤  
實愛民出於天稟其為政精密務盡理道所至捄荒  
卹苗蠲逋已責寬酒榷裁商征察廉度謹儲糴苟利  
於民如已渴饑至議役法尤切切注意所為條教皆

通疏鎮密可為法嘉泰都城災公上書時相乞寬黨  
禁人所難言公之行師專以勝殘去殺為本封章奏  
篇必以殺平民戮降附張虛捷為拂天理絕民望失  
祖宗仁愛之德非痛革此弊不可以祈天永命自漢  
陽乘邊惟行此志二年湖南所誅惟各捕首惡十數  
未嘗輕戮一人方賊未平增捕生之賞賤舊十倍或  
謂斬級亦當立賞公曰此非蠻夷比朝為岷寇夕為  
省民吾固欲生之耳故首惡既摺脅從易散公才命  
素高輔以講學朱文公守南康兄弟親炙之為白鹿  
洞書院諸生後十四年見文公於長沙又述所知行  
而請益焉其師友淵源蓋如此是以理明行修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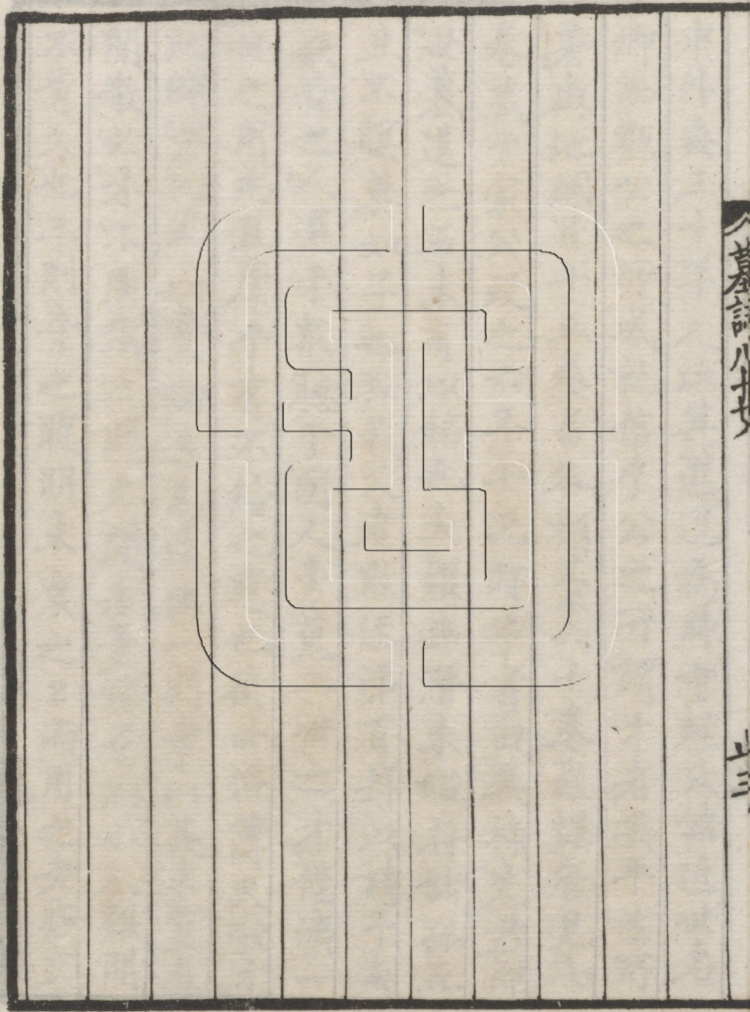
中外垂三十年人以其進退為時重輕攷諸近世名  
卿而觀公之所成就信乎公之所謂才者矣平生所  
著輿地綱目十五卷昌谷類藁六十卷經幄管見七  
卷藏于家公歿之六年士況郊予書曰無祿先君即  
世墓道之石未有以銘也大懼幽潛未昭將諸孤死  
且不瞑莫如子也知我父者敢流涕百拜以請予每  
歎昔之人選于衆聽于國人旁蒐一世之才僅濟一  
世之用而且廉乎有不給之慮也後世俗薄民散才  
既鮮少又率以黨論迭為僨興一則常以其半置在  
閒散故才不周用次則久閒者多君子而小人雖閒  
不肯久也三則棄之聰明未衰之日而用之老疾交

宋本原闕依安氏活字本補

宋本原闕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八



行狀

祖妣孺人高氏行狀

祖妣孺人姓高氏諱

邛蒲江人曾祖暎祖惟諱

父永堅迪功郎致仕妣廖氏封孺人生二男子一女

祖妣長也溫任綢直有儀法迪功憐之以歸我王考

事尊章無違志於內外屬亡戚疏皆盡恩意以及於

僮妾家故居邑外田家印市立明日儲脫緩急扣門

則負者些多耕者種食之疾病死者處業振贍之

予取予求用勸相我王考為鄉里善人王考即世於

是祖妣年五十有一矣杜門寡居釐身治家延師教

子翁翁有理用不隊先志乾道七年春饑米爲石萬  
二千浮草相枕藉死吏士政民至弄兵祖妣慨然召  
諸子謂曰民流移至此吾輩有衣食業可延旦夕而  
忍坐視弗恤乎乃發廩出穀民取給者襁負相望既  
得無死又免於從亂爲田里惠民德之至今先是數  
喪婦孫後徙邑中小大畢慶子孫且宜歲丙午貢士  
季子在選明年以慶壽恩得初品封康寧壽考閭  
里榮之年七十八而卒淳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也七子男長敏孫次即余考上行皆先卒次和孫  
以後叔祖鄉貢進士邦達次南壽次直行次孝壽以  
後祖妣之兄黃中季二女子適同里高大成樊

居義皆卒孫男七人丙孫淳了翁灝淞漸洪丙孫洪  
已卒了翁既忝己未進士今典校中書兄弟皆能以  
詩書持門戶而後高氏者預紹熙四年鄉舉復有子  
聯取科第去咸謂積善好施之應云嗚呼始祖妣葬  
我王考於善何鄉辛岡之原建壽冢其旁謂當同穴  
他日謀葬祖妣即陰陽家問月日則競持拘忌之說  
使人疑而多畏亦嘗欲置陰陽拘忌不問惟治命之  
承而或又謂得卜至今多歷年所澤鄉易圮動或有  
悔凡二十年莫敢決至是諸父日就零替了翁與兄  
弟大懼臯緩獲筮幽明謀於高氏叔父去昔之壽冢  
百步地名文池改卜馬山川鬱蟠顧揖先壤域雖異

而岡相連遂決意剪除以四叔父其配趙七叔父其配高咸從葬焉用明年某月

即寔敢先事狀平

生以求銘於當世顯人冀託不朽黨可贖緩葬之謹云

知靈泉縣奉議郎致仕高君載行狀

君諱載字東叔世爲卬之蒲江人自爲兒時穎異越常八歲能屬文嘗爲人所噬作賦以詈之其間有云逐利不顧則從蹈而吠堯爲養所移則事齊而背漢父師得其文大驚由是不敢以凡兒蓄之少長通六學尤精於毛氏詩旁及子史百氏異端小說率數行下遇有扣質則事詞頭末姓名月日語端駱驛無窮以詞賦冠鄉舉登嘉泰二年第調嘉定府峨眉縣尉

前官以解圯僦民居君至拓而新之未半歲百廢具舉太守果山游君仲鴻廣都費君士燧聞其才召攝嘉定法曹永康陳君謙爲詳刑使者亦甚器之取置幕下且除館授粲遣子從游建人劉君崇之代陳君固請還邑弗聽事無細大異席諮之轉丞丹稜邑號難治會關令君以次攝以公勤重吏足以文雅服士心聽訟本諸義理嘗有兄弟交愆而父直其弟者且曰季能食我君語之曰孔子爲魯司寇釋父子之訟漢韓延壽不肯決兄弟之爭議天倫所在麗於法則害於教今爲之兄者旣不能養其父黨繩以令甲則寧翅不祥之離姑令百拜以謝幸其愜然以返于彝

也而猶不悛以干于僂則縣令風之未至將無詞于責敢緩閉閣之思乎於是兄弟感泣拜唯而退遂爲父子兄弟如初訟鉅因以浸稀俄丁父憂喪葬盡禮嘗於讀禮之餘覽前朝史牒嘆熙豐祐聖符靖崇觀政宣汙于建紹乾淳熙元黨論屢變國勢債起不常慨然有感於來今乃取制詞之褒貶廷論之是非粹成巨編而自以己意識其後大抵雖以國史實錄長編會要爲之據依而一時詔旨訓詞封章奏疏則必於先賢文集私史簡稽參質以漬于成凡百數十年間一治一亂開卷瞭然亦庶幾爲時事之補非今世類書比也服闋調瀘州錄事參軍前給事侍郎許

公奕爲州州事悉經其手裁處明雋許公旣上其績去之日又以所知薦焉吏部范公繼至則君治任將歸乃曲留之俾攝帥屬主賓從容惟孜孜講學之務或語及前言往行誦答如響范公即郡齋修地理書語寮吏曰無踰於高君者矣首以委付又參以劉君湜史君堯輔君夙夜究心不日而成又取他人之未竟者爲粹成之世所謂寰宇九域堪輿輿地諸書亦略備矣君復以國史郡乘私志野錄參繹貫通凡郡縣之外降諸道之分合職官之沿革風俗之微惡人物之盛衰與夫宣畝丘乘封國江河以遠難明之事鳥獸草木選蠕細瑣殊尤詭異之物皆親爲筆削靡

微不周往往前之爲丘乘者莫加焉嘉定九年正月  
改宣教郎居數月制置司辟知靈泉縣君至則曰縣  
令民社之寄徒自近世視爲冗惡數日待蒲況此邦  
民貧地瘠夏賦雖輕秋輸最重脫又恣吏侵牟民何  
從出於是取先民格言凡有涉於爲宰者輯爲書實  
諸坐隅視事窮晨夜受輸者立得券劑以歸無復它  
日所謂寄廊攬納之弊又曰今爲令者率以簿書不  
報期會爲大故漫不省訟且拘以定日民有緩急將  
焉愬乃立爲剖建立未容吏則貯之紫囊俟公退反  
復籌惟厥明即以書判示兩詞之人莫不厭服愧謝  
嘗被制置司檄差充類省別院點檢官會本路詳刑

使者護試事始下令曰異時考官往往不深惟朝  
廷取士之意背公首私吾儕尚懋敬之母枉有司衆  
皆曰諾無何與同舍大會堂皇上作而曰今有某所  
某士以其經應選所當籠取衆復唯唯君獨徐而前  
曰夫朝廷以糊名取士可焉取之不可黜之不知  
其佗也今以公之初公明若此而以是終之無乃不  
可乎使者爲改容君夷易踈暢洞無城府雖居官亦  
敝衣羸馬不改其度請謁者或以情告則厚加顧予  
不則善辭焉親族之貧者歲以俸廩周之戚疏厚薄  
各足其分自掃一室緝閱舊書每語人曰人斯須廢  
學則無所措其身以故孜孜兀兀如不能終日下至

詞章小技亦積累成編與賓朋語母問經史有觸其  
機則絲貫繩聯娓娓不絕或講論至夜分無勸意所  
予雖晚出後進亦折輩行與語所不與雖大官賢人  
視之亡如也然亦以是狡險者欺之已所不予者諉  
馬至其自信則凜不可奪今年春忽覺氣血不仁迨  
夏四月又聞母病于寧州憂厲熏心遂感忪怔淫熱  
之疾迺即白府乞身以便省侍諸弟尋以母喪赴君  
執書慟泣曰吾何以生爲也於是柴瘠加等疾不可  
爲矣遂以七月之九日屬纊嗚呼痛哉痛哉君取同  
郡安仁計氏生三子男斯立斯和斯美一女巽早卒  
斯立兄弟將以今年十二月庚申葬君于眉州丹稜

縣長寧鄉仙水里乾山之原與計夫人同兆重惟君  
自幼力學考質經傳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爲文不  
事鈎棘和平贍逸自成一家當世之儒生聞人咸共  
期以遠到而未見有所施設費恨以歿宜有立言君  
子爲識其窶以詒世信後顧事嚴日薄其孤有志未  
就姑爲撰次其爵里行義年刻諸墓石以俟

知黎州兼管內安撫高公崇行狀

高公諱崇字西叔世家邛之蒲江維高氏以學業行  
誼聞于州閭至大夫而家益昌生六男子家子載故  
奉議郎知靈泉縣次稼公爲朝散郎前知榮州公在  
第三幼英晤受學于鄉先生社德稱希仲爲文宏以

肆聲律所不能束大夫與譙夫人持家矩度嚴程督  
諸子窮晨夜弗懈公勤禮篤學大夫愛之遣從李中  
父惟正學周禮未冠已馳聲士林尋著錄于成都之  
學官李子周峯何叔聖德固以國士期之春秋試事  
必登第一紹熙三年大夫以詞賦舉于鄉由是十年  
間師友兄弟接踵科級公每試輒居首選而實大聲  
宏人所媿忘率降待補生第一蓋嘗因周官慢朝援  
陳靈公與孔寧儀父戲昵事有司黜之又嘗論紹興  
狄難因及劉豫入寇有司謬謂劉裕嘗篡晉紹興間  
安得此人又黜之若此類者三公不以芥蒂益大肆  
于學與仲兄二季弟處某時以館職補外得與聞講

肄之餘寒燈破窗泊如也大夫即世公哀不自勝盡  
瘞喪葬母心以寧嘉定六年與仲兄各舉于成都潼  
川路轉運司同赴類省試公以周官擬首選知漢州  
許子然沈私其客羅傳之與主文何叔堅論議激觸  
移公爲第四入對大問海內人士望二高風采根不  
先睹真希元德秀爲人言使二高不爲舉首是首有  
司也時任伯起希夷膏爲廟堂言政事與議論自爲  
兩途不必徇人言以搖國是於是任爲詳定官而蜀  
士皆不在前列故公與仲兄各以進士出身得官李  
思行鳴鳳時以館職校試殿廬出爲人言高西叔嘗  
擬甲科爲心人所沮錄其對以示人至今戶有此文

監仕爲眉山尉八年春視事郡有老嫗獨居夜死穿  
穴具在莫知救者主召公以厚賞重罰敗賊于成都  
又白縣宰得三鄉榷役錢月給部由不愆于期士爲  
公盡力盜賊用稀尉解在南門外屋積階坵公作而  
新之前堂後室東窗西圃教閱有地毗瞻有所眉易  
治而難服公泣以清嚴一辭起敬故參知政事李公  
壁家居於士少所容接而卷卷於公春秋 月戚友  
之會公未嘗不得與太守宋正仲德之引入莫府張  
義立方繼至尤所做禮校試于簡號得士監司牧守  
薦舉交集陞從事郎堂差教授眉州以母喪去官既  
除語不及仕工部尚書楊叔禹汝明白丞相請以教

授成都南海崔正子與之來帥成都一見奇公采幾  
擲制置使移治利州公往餞之請罷舍選法復養士  
田蓋先是懲養士泛濫之弊以舍法限弟子負舍選  
之名雖美而教養之數十減其六七教官往往以學  
糧之羨爲媿上之負故公首及之朔月月半講授公  
辯析精微音吐洪暢聽者屬心士之就公養者倍於  
昔士人謂二十年所未見公歷控于臺相得緡錢萬  
餘以益之增齋廬以餼之轉運判官范君仲武由漢  
嘉守將漕成都頗眷故封俾公校士于嘉同事無小  
大於公取決未既厥事以疾引去使者以所得之士  
率出於公乃上諸朝張義立時爲刑獄使者楊死悔



師復爲總領財賦汪茂明果爲提舉茶馬皆願公出  
其門公未嘗自請也崔公抵益昌薦書從置郵以來  
又薦公請如召用制司薦士舊以西人爲限公官簿  
居五僅得陞權之命寶慶元年改宣教郎堂差知什邡  
縣縣爲廣漢劇積弛既久帑人告匱公爲更催科之  
令分額刻期書之于冊俾民自視其條目以上諸駭  
官人情勸趨不兩月間庫篋充羨未幾入外省充點  
檢官首謂士之涉獵淺浮者極拾關洛方言竄入舉  
文以阿時好最後學膏肓之疾宜痛除之以救文弊  
茶馬使者應文收懋之時爲主文嘉納其說揭之棘  
門凡所拔擢皆視其言而進退之時論浩然歸重二

年旱明年春饑公發常平米爲食以食之移書張益  
立請飯飢一月散之日又給一月使者是之所活不  
下千人又立爲社倉規約俾邑士遵行之至今不廢  
決窮訟懲驕狠質明而視事日未中而邊綱條旣立  
百廢具脩以其餘力尋繹經史容接人士外至橋梁  
舍館闌閭街徑周不新美衛元包之宮舊在縣旁歲  
久榛圯公讀其書而異其人爲葺祠宇俾學者知所  
矜式縣有猾胥持吏短長弟兄盤結父不能去公至  
白諸刑獄使者通之遠方人謂非察已者不能縣爲  
防以溉田貳令者往往取徒長之金而私其利雖旱  
乾水溢不恤也公悉更其 法箠賦役之高下式竹

捷之大小俾民自修官吏不得以並緣為姦役簡而  
隄固至今為便用登極恩轉奉議郎在邑三年餘無  
絲髮擾民紹定元年至利州謂制置使富川桂公如  
淵一見留賓莫府先是利東西路分置安撫一治興  
元一治新沔自鄭損以制置使移司新沔虜嘗入寇  
損倉皇面利州人情震懼公謂為今日計宜循舊比  
以二帥分治梁沔守衛邊場制置使還利端屋堂與  
委任責成庶幾緩急不致貽輕納侮譬諸象奕大將  
不出宮不臨河也又嘗謂川秦茶馬可分利東西路  
戎帥可分而不可合時論以為識時務之要後皆如  
其言公才資爽允遇事可否不少回屈時有餉所屬

官吳震乙依憑王人陵籍州郡公移書諸司數其害  
民蠹政斷不可舉且誦言于眾謂今視蜀餉為何等  
事乃付之此輩障者快其言而媚疾者眾矣公自度  
不可留避至七八桂公姑聽其去二年通判黎州尋  
磨勘承議郎黎為西川屏翰而備邊市馬關係重大  
自奴兒結構難以來率以馬直為兵端事隸郡丞而  
錢帛制于茶馬司每歲三千為額前人常賴其賞然  
歲入輒半之公綏御有法夷落四集一歲之馬當前  
官一任之數茶馬司本錢未到乃以他錢代支不足  
又以私帑繼之餘直未充蕃部流言公日夜調護關  
白茶馬司先是茶馬司移書朝士馬直之當發而不

發者爲寬剩錢亟相聞之將以充蜀中科降之數蔽  
蒙牽掣相持益堅及事轉急遣屬按視始究其實即  
發緡以償之是役也微公盡言無隱幾啓夷蠻事定  
邊寧不以及格爲賞及以要啓爲非公一毫不能  
聯滋茶近山有蒙秦化相傳爲古爛柯地符溪薛仲  
章絃嘗仕于彼建玉淵書院以來學者講習久廢不  
治公修其墻屋軒戶將與邦之秀彥肄業其間會闕  
守以公攝郡該慶壽恩轉朝奉郎四季六月被命即  
眞未幾韜虜盜邊羽書絡驛盡發牌丁以備戰守累  
糧積倉夥費釀賞去朝不返又召雄邊子弟多至千  
數百人邊地空虛庚軼伺隙或報白蠻踰河而來數

幾七百公厚募勇士一日而千餘人鳴鼓揚旌布列  
高阜番落望見奮氣屏息甲仗軍需積久刊敝公命  
工改爲之凡弓矢弩鏃刀戈甲冑數皆五百軍容一  
新鄰州資其用焉移屯成卒歲以千人自邊饜開益  
部內守久留不遣公慮夷人矚知力請于制置副使  
僅得其半俾與州卒共守賞罰信核士氣懽踊虜知  
有備夕不敢窺置籌邊庫凡圖回貿易之利皆貯其  
中煮備邊鹽俾土人日用飲食無艱而官賴其用始  
至帑緡五百去之日鹽米雜物多至十餘萬而它藏  
名色不與自夏徂秋疾日以亟視事如昔秋末始得  
報罷之命即忻然曰吾欲退閒久矣苟以是生還爲

幸曷甚吾奉法潔身恃以無恐黃公辟書謂官箴士  
檢雅尚端潔人所共知不識坐我何罪暨堂帖以臺  
疏至讀半徐曰吾不欲久居幕府者蓋以是如抑求  
郡之僥倖塞負舉之蒞貧結憾同列取惡餉所今之  
得罪固其所矣而吾嘗移書數潘福之不可用帥不  
我聽報書具存今謂朝廷用人大闢命將皆我之由  
是誣天也敗蜀殄民責有在矣然而不足復計後元  
月癸酉忽索紙處分家事命魏良責書之而自題其  
末十月癸未乃卒語不及私辯不及謗第言無負君  
親吾奚憾公積思力學抱負奇偉自爲布衣識遠才  
邁刑部侍郎吳德夫獵諭蜀公謂今蜀道始平士修

不率宜推明正學以厲人心吳公爲建三先生祠人  
謂知本公窮經析理明暢精詣遇事感發奮身抵掌  
視王公貴人亡如也逮爲吏益以直道自信遇所譏  
評皆推見肺腑故善者與居喜其交警玄發而不善  
者並游則常病其盡言以招過然善者少不善者衆  
是故雖見知於善類亦受侮于羣小夫分過人自經  
史傳注下逮騷曲記聞博洽名章俊語層見錯出絕  
去畦畛自成一家雖弄翰戲詞亦殫極精妙以科目  
舉者楊叔禹與吏部侍郎胡仲方筌兵部侍郎杜忠  
可孝巖以召用請者前崔後桂今上嗣位以賢能才  
識舉士今工部侍郎黃德常伯固與一時監司皆列

上之平生著述有周官解十二卷有經史雜議

卷歌詩

篇

卷其言論風指可為後法者又

莫之勝載生於乾道九年卒于紹定五年娶同邑樊氏卒于開禧二年年三十有四再娶新津扈氏卒于嘉定十二年年四十有二皆贈安人子四人斯猷斯仁斯和銀菟次斯仁以後季弟茂叔女二人長適前綿州教授唐季之先卒次適譙似曾內外孫男女九人斯猷兄弟將以六年正月壬申舉公之喪葬于縣之普慈鄉仁惠里坎山事嚴未及謁銘於言之君子敢為次其閔闕行治卒葬如右謹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九

渠陽集

行狀一

敷文閣直學士贈通議大夫吳公行狀

曾祖

象奇

故不仕妣李氏

祖

子民

故不仕妣易氏

父

唐年

累贈太中大夫妣劉氏贈碩人

公諱獵字德夫潭醴陵人自太中公徙名數于善化公年十五補郡博士弟子貞受業于里人陳仲思符王明遠公明尋受易于陳善長元會魏忠獻張公寓長沙太中公以易受知因得交張宣公於是年二十

有三遂從宣公卒業宣公見公弘裕疏暢喜曰吾道其  
不孤矣兩以鄉舉試禮部皆黜嶽麓書院成以選爲  
諸生乾道三年冬朱文公來會宣公又獲親炙焉公  
每惟聖賢教人無先於求仁自秦漢以來學者失其  
傳乃以孔門問答及周子程子以來諸儒凡言仁者  
粹類疏析以求正于宣公宣公嘉之授以大義勉以  
體察尋與郡博士異論辭歸七年即城北僧舍受徒  
太中公交遊道廣公力貧養志不槩有美宣公嘗與  
其弟定叟杓及吳伯承銓吳晦叔翌皆一時聞人過  
之張安國孝祥時爲守爲賦四公子詩夏六月甲子  
太中公卒執喪一循古制不用浮屠踰月葬東郭門

外湘中士大夫喪禮黜浮屠自公始淳熙元年公又  
與賓貢劉樞密珙再以郡守舉送譽不釋口明年春  
試南宮遂之婺謁呂成公與語奇之且行拊而勉之  
曰小小得失亦足以驗學力也尋以選射策廷中賜  
同進士出身五月銓試授迪功郎尋州平南縣主簿  
冬十一月視事宣公方經畧廣西檄公攝令尋又攝  
靜江府教授兼節度推官郡建學屬役于公公一倣  
長沙校官宏敞過之宣公移使湖北司業劉公焯代  
爲帥問士於宣公以公對六年春以舉主閔陞從事  
郎劉公辟公經略司准備差遣夏五月陸川妖寇李  
接殺九州巡檢以叛癸酉夜聞變劉公戒僚吏趣發

兵公請以沙世堅將効用軍自梧藤趨容効用粟全  
五人爲之導陳立國以高州戍兵自化與世堅會調  
雷化州水軍截海道趨漕司轉餉募白霞土丁調巡  
尉吏士以至增郵兵旬間謀攜賊黨招叛亡貨神從  
織悉畢陳劉公悉如其請賊勢益急陷容雷撤高化  
破貴鬱掠陸川博白等凡八縣煠七月劉公被命以  
節制軍馬督捕必公輔行露濟薰蒸暵死相望公扶  
持拯療士感激思奮遂請分軍薄賊營爲連珠若十  
三以斷賊往來聲勢聯屬賊氣浸索將抵貴太守馳  
騎報賊二十來自興業謀襲靜江上下愕眙公叱之  
曰第流移者返不聞有賊也劉公以詰貴守旣聞果

流移者復鬱林劉公往撫之公夜請曰師以不功主  
知故乎有勞不賞有罪不誅逗留者獲全偃蹇者幸  
免人奚憚而不全且免也劉公於是大會將士錄鬱  
林之功而誅南流縣尉鬱林巡檢與其州胥黃益龍  
翼人人警厲爭死寇寇窮之海以有備不得前生縛  
接及賊將數十諸人二百六十有五與接之妻孥  
以獻六州八縣立建留屯以守冬十月丁未師還十  
一月辛酉至自鬱林壬戌礮接等于靜江市贈其好  
心以哭死事者七年三月以功近文林郎爲轉運刑  
獄使者所劾改主管廣東路轉運帳司初盜起劉公  
詰刑獄司佚捕轉運司之興二司懼且怨事平有布

賞不得與者遂乘間抵嶼劉聞公之得譴也曰是將何以勸功上疏力爭七月丙寅丁母憂九月既護還里服除赴選注辰州淑浦令先是公以憂乞身劉公亦移鎮湖北刑漕司遂劾公公坐降授脩職郎劉公亦坐褫職罷頃尋卒公至是受命慨然嘆曰平南之役帥屬惟龔揔楊昭與僕三人昭任督捕揔任居守而始終同患則劉公與我耳吾而不言將為死公平遂上書闕下盛陳六州之功謂犯不測者四居甚難者六且曰臣今不負劉惔乃是不負 陛下辭義慷慨以忤時相不報當上淑浦念劉公誣謗未白不往郡守林公栗方館致之故相衛文定趙公雄守荊州

移書趣行林亦贊其決縣介于五谿之間蠻徭歲抄邊公拊而誨之相戒毋敢犯士不知學公命歐陽誠之為師儒術浸明其後郭衰張達相繼舉進士風流文獻至今有存焉十二年春有王湮者以公之官違年持吏部符代公公去其林叙復從事郎明年赴選叙文林郎調監桂陽軍贍軍酒庫歲餘之官刑獄使者宋公若水以公攝常寧宰丞尋又以湖南路安撫潘公時致之幕下且命兼嶽麓書院堂長陳公傳良來為守願得公助潘公弗許會柳桂大饑潘公命還郡賑給公取南豐曾公法率五日計口授泉惠治而民不勞又請發常平金貸下農陳公從之全活甚眾



趙文定公舉公之詞曰才資有用氣節甚高使在要塗必不負國此知公之深者十六年以光宗即位遷儒林郎尋又以年勞循承直郎紹熙元年以舉將及格改奉議郎知常州無錫縣縣為浙右劇前全鮮以善去公使五家為甲甲有長二十五家為保保有大長凡一百二十五家則揭其黨里姓名于都亭其有不孝不友不嫻不恤凡以泯彝敗俗合眾而撻罰之若顛連嬗獨則以告于縣縣稱給之比及旬歲教行訟清明年陳公以公聞于上謂公與平李接之亂未嘗言功而屢訟帥臣劉焯之冤逮及桂陽酒官助講荒政甚於飢渴詔赴都堂審察三年冬十二月召

試館職四年春正月差禮部貢院點檢試卷官二月以年勞轉承議郎三月丙子給筆札于學士院問以兵財之策公對略曰大義不明而委兵民於交病之地此今日所患也靖康之禍天地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使南渡以來君臣上下朝思夕勉如勾踐之報吳田單之復齊則將必其將兵必其兵且無賄取倖得之門下無虛籍冗費之極民之力庶其有瘳而紹興以來厄於權臣之和議乾道以來格於機會之未集馴至于今又非前比以偷安為和平以不事事為安靜天經地義陷溺而不自知竭州縣之力以養不耕不戰之軍不惟不可用於外亦未保其能恬然於

內也策入戊寅除祕書省正字夏六月召姜特立公  
率同列上封事命隨寢上以疾以不朝重華宮殊九  
月公又率三館之士上封不報退以書書宰相冬十  
月與同列三上封不報公又自爲疏以諫會慶節公  
又奏略曰今慈福宮有八十之太母重華殿有垂白  
之二親 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共子職否則  
無以慰兩宮之望詞甚切至也五年春遂白宰臣乞  
召朱公熹揚公萬里且曰使朱公端委以立於殿陛  
之間聲容氣色必有以感發人主風指意向必有以作  
興人心時相納用馬夏四月又率同列上封事亦自  
上疏極言之陳公爲中書舍人以不用去公爲書留

之且曰今天下安危之機已判然可見而未聞有叩  
頭流血牽裾折檻之士方且曰是不宜激激則亡其  
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不  
欲歸過君父然則身雖退而奚益陳公爲改容謝七  
月丙寅以寧考登極恩轉朝奉郎賜緋衣銀魚八月  
辛卯遷祕書省校書郎九月丁卯除監察御史其冬  
以災異求言公疏五事以諫一曰服喪次以答神人  
之心二曰審殿殿以徽宗社之福三曰寢御扎以專  
廟堂之責四曰體乾剛以強主德五曰建皇極以正  
人心是時上趣修大內韓侂胄已從中用事黜陟賞  
刑率託之御筆君子小人之勢將不兩立故公縷縷

及之尋又詔侍從臺諫言事公上疏謂未言未廣願  
更令百執事悉許盡言 上將移御大內公又上疏  
略曰 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爲 高宗服三年  
之喪壽康屬疾以是付之 陛下萬一輕奔喪以將  
無以慰在天之靈况太母春秋高壽成又當大變之  
後皆悲切不自聊今 陛下在行宮瞻前顧後猶有  
所馮恃一旦舍之以去不知兩宮何以爲懷 陛下  
即位以來未見上皇其間必有幾微曲折非外庭小  
臣所能盡言者 陛下固宜篤厲精神少紓歲月以  
俟 上皇和豫徐爲抵見之謀何苦爲是趣迫之舉  
而况行殿之次三年之喪所以祈天永命之意實肇

基立本於此乎自後御札日盛公復上疏畧曰 陛  
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帑去一宰相明日出一帑  
去一諫臣其他令由中出不知其幾昨日又聞侍講  
朱熹遽以御札畀之祠祿中外相顧皇駭謂事不出  
於中書是謂亂政熹當世老儒善類攸歸清議所出  
陛下毋謂天下爲一人私有而用捨之間爲是輕易  
使意之舉疏上權倖側目閏十月被命監掩櫬宮中  
二月集議 孝廟配享公謂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  
與賊俱生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  
動天地未有過於張浚也 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  
飯不忘歷考相臣始終此念足以上配 孝宗在天

之意亦惟浚一人議不合求去除江南西路轉運判  
官慶元元年春至部下令曰其有下陵上卑踰尊賤  
犯貴不孝不友若當官貪殘居鄉正斷在役受賕苟  
以事至必罰無貸其後歷官率以此為首公在江西  
僅半載為言者所劾降奉議郎罷歸五年夏始盡復  
元官其冬主管華州雲臺觀嘉泰三年春除廣西路  
轉運判官廣右十六郡漕司歲借鹽本錢有差郡率  
不能盡償故比歲靳不與公曰是趣使斂民也即給  
借緡錢十餘萬尋宣公舊規修校官關漕司酒庫以  
為桂林精舍與同志共學焉嘗請蠲靜江府昭州折  
布之錢九萬餘緡及廣西攝官悉從漕司注擬未報

三月改知鄂州有父祖死于瘴子孫落南不能歸者  
數百人遮道公命給其歸貲夏五月丁卯至鄂州諭  
民以義利之便凡家人族姻之訟悉以分義為斷嘗  
奏公江郡縣征商之弊乞下諸道總餉之臣考覈歲  
入而裁其出以惠商旅又請募胡南北茶商以助大  
師江湖水手以濟水軍僅及暮歲除戶部員外郎總  
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蓋開禧  
元年夏四月也時柄臣議開邊虞謀知增戍公移書  
當路請號召公邊忠義人以保邊場刺軍中子弟以  
補軍實增襄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  
以捍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

府庫且謂虜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軍  
宜有儲峙乃併輸湖南米於襄陽凡積米五十萬石  
馬料一百三十餘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  
萬石分輸荆鄂安信四郡又蓄銀一百萬兩爲萬一  
進計之備其後董達守鄂孟宗政守隨柴發守南漳  
克有成績皆公所拔而襄陽安鄂之圍亦賴儲峙人  
心不搖閏八月丙寅被命赴行在奏事冬十一月癸  
未除祕書少監初對首言臣所聞於師友者惟大義  
是究嘗奏疏先朝及叨召試未嘗吝是而言他今縱  
未能一舉以大快神人之憤謂宜簡拔人才蒐練軍  
實使一日有一日之積一歲有一歲之功其次招勇

敢葺險要廣招募明閒謀大抵皆申述前在鄂州所  
請而論光鄂當經理江黃當增戍於良家子中增爵  
賞以募閒探擇近臣授之節制視前請加贍公義冠  
大衣儀狀開俸至是造朝疏暢明亮朝論歸重焉然  
倡議者方指期克復而公所陳二疏大抵必欲先內  
後外日積月累使規摹先全異論不搖故往往不快  
於心會上流告饑十二月辛未除祕閣修撰知江陵  
府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出大農十萬緡賑貧  
陞辭又申前說辟黃榦準備差遣陳椅營田司幹辦  
公事弟猶書寫機宜文字明年春二月至武昌即馳  
遣嶽璠董道隆招商分糴三月視事發米二萬石糴

給各有差米價爲平又念虜萬一窺襄陽則荊州爲天下劇方高氏有國嘗注水爲防號三海先是守荊者雖嘗經理而未有緒公用五十餘萬夫緡錢半之築金鑿內湖通濟保安四櫃以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櫃以達于下海分高沙東穀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紹楚望諸閘東匯于沙市爲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過走馬湖尉斗陂之水西北寘李公櫃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限戎馬深可舟淺不可揭隄上有路路端有隘而穴隄以相灌注公嘗招某方方而履之其後虜騎東至竟陵比窺荊而不敢睨荊州者以此公嘗數請募茶商水手至

是行之又刺親効五百人調荆岳鼎澧義勇防城冬虜犯棗陽公謂棗失則郢重郢重則荆危請調泂江及關西兵未報虜圍襄陽德安亦遣二千人由建陽荆門屯百頃援郢一千三百人由基城馬梁會首頃義勇千赴襄陽十一月丙午被命節制軍馬十二月庚戌虜遊騎至官陂迫竟陵辛亥守臣林管主公効之請于朝得夔州路鈐轄張榮以八百人援竟陵統領李橫提軍五百護送京西參議官魏良忠繼往時神馬陂潰軍所至剽掠下令招集前後共得萬分以三千人援襄八百援安癸亥除寶謨閣待制辟王觀之主管機宜文字胡庚幹辦公事薦豐忠簡趙公之孫

綸于朝三年春正月壬午即拜湖北京西宣撫使仍  
治荊州辟吳竿于革為參議官張忠恕張岷為機宜  
文字弟猶書寫王觀之幹辦公事陳椅李壽朋陳之  
經董道隆周郁趙師著准備差遣胡庚羅穎李儒用王  
相准備差使康彥明吳必達王灝黃輔准備使喚魏  
友諒乞濟師予之千五百又分命章彥珍將義勇軍  
金安世忠勇軍皆五百駐龍泥灘市馬瑾以義勇千  
官軍四百舟援竟陵應城董達郝恩各將兵援郢陳  
椅以義勇四千守荊門丙戌虜犯竟陵張榮死之癸  
巳虜圍郢戌戍變路漕司以吳曦反書至內阻外徇  
公為寢食俱廢某自春正月道荆西歸公謂其可與

語嘗挈與分視守備至是馳書至峽中挽回俾擣參  
議官且曰其為我任西事之責公方以襄陽德安之  
圍未解勤勞夙夜募士入郢責王宗廉以死守而數  
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郢圍既解尚有襄安  
二圍乃督董達李謙亨嚴江彭國自京山援德安而  
趣董世雄孟思齊會黃陂李橫雍政馬旺仍隸魏友  
諒約山砦馬伸柴發及忠義統領孟宗政皆世雄解  
襄陽之圍部分既定惟西事方殷會彭輅避亂至自  
金州秦世輔以失律謫荆公以二將為副某因請分  
授民兵付以襄安之圍又贊公請以王大才為池州  
都統將萬人戍江陵為討叛計公遂移書當路請降

御札付大才輅咸任西事尋又募水軍捍江令鈐轄趙翰以禁軍三百陳寶吉仲以御前軍六百扼柘歸巫山立柵石門王舜舉亦以三百人控均房轉歸峽粟以待王師俾余求一人往說偽虜帥祿禧得蠻士趙師濟請行會安公丙矯制誅曦三月戊子露布至荆公率吏士拜表賀遣人勞安公復馳書當路乞厚平蜀之賞壬辰除刑部侍郎戊戌上手書付公略曰云云書至荆則西事既平公執書感泣知遇又念江北漢南之地剗殘未復發緡錢十三萬八千賑湖北六萬三千賑京西新潼川僉書判官趙彥叻與夔州判官希混進士谷世忠朱元之等誅祿禧公為上其

功尋又請城荆門應城請以歸峽二州專隸湖北未報除四川宣諭使賈詔諭蜀而自以御札付公有曰比以逆曦負國付卿西討賴宗社之靈賊不旋踵已誅然遠方亂定之初猶軫憂顧必得信實之臣單車所至往宣德音惟卿素知體國就輟以行其遂疾馳為朕訪求民瘼鎮安羣情如武興一軍兵數偏重今欲分半屯於益昌別命一帥統之卿可與宣司商略條具來上諸有經畫併悉以聞且令至沔州與元府金州都統司犒軍五月己丑發江陵吳卒為參議官自黃往金宣布詔旨王觀之幹辦公事李儒用董道隆准備差遣岳璠准備差使焯七月丙子至夔吏民



扶杖聽詔以蔣介當黜掘諸行司以丁燾名聞尋分  
遣觀之儒用往成都潼川布詔公由果閬至利區畫  
分屯道大安為文以吊楊節毅公震仲即學官祠焉  
九月己卯至沔與安公定議分兵駐利十月還至利  
首奏揚公死節及李好義有大功皆請賜謚立祠且  
乞以官田給賜好義之家劾蔣介不忠遂以十二月  
戊辰至葭將以淑慝功罪歸報天子會除敷文閣直  
學士即授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公惟受任  
若此無以上報遂列上倡義之士十有五人守節二  
十有九人去官二十有三人受僞命九人猶以為未  
足也復上人才五十有二人以李儔為首且援王文

正公之說曰臣所薦之士非欲 陛下一一召用也  
士大夫既為近臣所薦必知愛重若加養成可為異  
日用公之心蓋若此而人不及盡知也又請蠲賦役  
以幸蜀民其略曰竊惟蜀之利病莫甚於賦歛姑以  
養兵言之歲有二千萬之供取民百端未易毛舉鹽  
課之在建炎總為緡八十萬後改行引法並增至四  
百萬今雖數數寬減尚存三百餘萬緡酒課之在建  
炎總為緡一百四十萬後改場店法並增至六百九  
十餘萬緡今寬減之餘尚存四百餘萬產茶之郡初  
亦無幾自熙寧始行權法至元豐而倍增及建炎改  
收引緡至紹興而倍取今為緡二百餘萬宋布估不

過六州自薛田創於天聖每正給以本錢三百至建  
炎不給本錢而匹二千今爲緡一百三十七萬矣以  
至二百萬緡時零之錢與三十萬緡激實之給當時  
固曰軍興暫科事已即罷其後取之自如展轉滋其  
異時卷兵費二十萬緡今又倍增至五十萬矣不知  
何以爲繼西界錢引已五十萬緡今又添印五百萬  
且增一界又二十四百萬緡矣不知子母何以相權  
重以逆曠之變總所之積耗於妄賞關外轉輸焚毀  
畧盡今平賊之後諸軍累資俱高每歲俸給地邊何  
啻二百萬緡軍興之際起夫運糧固不可免地遠者  
出夫庸是亦權時之宜然有令人寒心者臣始至巫

山士民遮道謂巫山科夫五百夫爲錢八十緡以鄙  
小縣力耕火種裁自給而輸緡四萬餘可類推矣方  
軍事之殷非財莫濟顧以蠲減之議爲獻似亦不知  
時義者願廟堂之上明詔侍從郎少省之臣有懇惻愛  
民之心備詣蜀事者相與討論來上然後行下宣制  
總司研窮節自條列利病凡無名之供煩重之賦一  
切蠲減庶幾與民更始咸被實德祈天永命無越於  
斯其言雖不果用人以爲知本嘉定元年夏四月至  
成都蜀士學于成都者春秋試率數千人弟子員五  
百餘公搢朱文公白鹿書院學規誨之既又祠周程  
三先生于學朱張氏配焉俾其記其事多士聞風登

勸學者益勉公念成都為西南都會師少堞壞不足  
以控制諸道乃與宣撫司列上移興元中右軍二千  
分屯罷潼綿歲戍五百人又令蜀之楮幣舊號交子  
隨閨更易曰兌界近歲以二千五六百萬為界惟兩  
界並行今乃增印至八千萬漸不可繼與宣撫司  
總領所共請以幣金三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置自  
朝廷賣僧牒收回增數未報而總領所忽下令於利  
州收兌人情皇駭公截留九十三界新引五百萬就  
成都置局且諭民以收兌不盡之數行用如故浮議  
遂止然自是與總領所異嚮矣趙衛公有子曰昱聞  
曠變號慟不食而死劉公之子曰壘時亦去官而卒

偶比日公所嘗事者遂併上其事趙公賜謚文定制置  
使蒞歲得薦士遂以李嗣文何息彥度正劉靖之何  
應龍李鳴鳳上之煇八月乙丑公被命召赴行在候  
黃疇若到日起發九月安公除制置大使會彌羌結  
連青羌寇邊尋即胤伏請降公欲增戍防捍而安公  
欲擊之卒以取敗二司由是安咸明年四月癸亥解印  
去七月至荊州吏民迎拜聚觀象而祠之公俯江嘆  
曰吾昔守此正兩圍未解西事方殷嘗指夫並京事  
牽而濟即幅巾還里今因循累歲遂力上歸田之請  
徑還長沙八月以臺疏落職罷召命五年春三月差  
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公以行年七十請致其仕

優詔不允明年十一月乙亥以疾卒卒之日楮無  
餘貲帥守衛公涇與漕使曾工部槃為給喪事詔以  
前請特復敷文閣直學士致仕尋貲遺表特贈四官  
致仕遺表因澤如令云公襟度恢弘色莊而氣怡人  
之有善不翅已有過焉由此必非其本心當徐察之  
與公久處者咸曰未嘗見公有盛氣矜色藏奴虜態  
而聞言必復見義必為則勇不可奪從張中獻公聞  
復讎一字及從宣公又聞求仁之要終身誦而行之  
以故士心豫附所至林立幕府往往不下三十人館  
士亦數十計自為吏凡四十年奉賜緣手盡或咎公  
施子太濫公曰通有無者理之常余少苦貧資人以

活今幸有祿可以及人而閉戶獨享幸追其之絕亦  
處之夷然無一豪追咎也於諸弟尤極友愛均財共  
產廉遜之風被于國人嗚呼自師友道缺後生未至  
不及師事前輩儕類渙散典刑去亡公以湖湘之英  
歷歎諸老先生之門得張公父子為之依歸碩大寬  
深山嶽鎮而江河流也使不幸而不及事前輩其亦  
幸而親炙如公者猶有以考言行而察世變焉而暫  
起復僵多忤少逢方欲引年謝事聚友求志以私淑  
後學而天亟奪之志士仁人聚交吊嗚呼是惟哭  
其私也歟哉奏議 卷經解 卷雜著 卷藏  
于家元配李氏故湖南路提舉常平茹之女歸公五

年而卒繼室王氏故廣東路經略趙之女皆贈碩人  
子彌昭宣義郎前歿書歸州軍事判官彌慶承務郎  
孫男女二十人余以受知之父彌昭屬叙公閱閱年  
行以求銘于立書身乃不果辭謹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九

